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反经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名著通览

《长短经》（又称《反经》）是唐朝赵蕤编撰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代谋略之书，全书分为大体、任长、品目、量才、变通等 64 篇，于治国之道、任人之术、用兵韬略、权变之谋、历代治乱得失以及策士游说人主之术等，无不详加论述。其中以政治谋略所占篇幅最多，用笔尤为精审。赵蕤认为君主治国之术应以“设官分职”、“委任责成”、“好谋无倦”、“宽以得众”、“含垢藏疾”为“大体”（《大体》），提出建立和明确各项规章制度，是治国之本，“夫欲论长短之变，故应政道以为经焉”（《政体》）。他认为，诸子百家的治国方略，各有利弊，不能偏执一家，要“繁简唯时，宽猛相济”（《正论》），博采众家之长，掌握其中通变的奥妙，王霸并用，“以刑德成治”（《君德》）。他还认为分封制和郡县制各有利弊，秦立郡县，“君有海内，而千乘为匹夫，功臣效勤，而干城无茅土，孤制天下，独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内分崩”（《七雄略》）；分封制则不免“强者先反”之患（《三国权》）。两相比较，他认为，郡县制虽非“致理之具，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于五等（指分封制）耳”（《七雄略》）。在《适变》、《正论》、《时宜》等篇中，赵蕤提出“革易时弊”的主张，认为治国之道，不可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原来的治国之道必将出现弊端，因此，他反对“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主张“随时变通，不可执一”。赵蕤还认为，各级官僚大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认为大臣有“六正”和“六邪”之分。“能够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理乱》）。君主任用了这样的大臣，国家就会走向大治。赵蕤引用大量人物事例，详述了长短之术、正邪之道、阴阳之谋、明暗之法等谋略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长短经》一书被认为“讲王霸大略、经世之术、机权谋略的集大成之作”。

反经

全文及大意

卷一

大体第一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竟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篋、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不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廩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

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大意】

治国用人的方略诸贤哲早有阐述，其大意为治人者须具备善于管理人才的本领。如尧之盛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尧深悉舜、契、禹，后稷，夔、垂、伯夷、皋陶、益这些人的才能，并授予其所能胜任之职，于是诸子纷纷建功立业，盛世遂成。汉高祖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在于高超地运用了张良、萧何以及韩信的才干。

刘邵剖析道，帝王与臣僚各有所能，其区别在于前者长于治人，后者长于治事。所以帝王能领导许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做帝王的必须通晓知人之道，探本索原，才是治国之道。如刘安以喻所明的道理。

不明此理的统治者往往事必躬亲，不分巨细。以致事业受损，国家遇危。

对待财富与起用人才的道理是一样的，汤武一旦灭了桀纣之后，立即大事封赏，以求获得天下臣民的忠心拥戴。

荀子说帝王要能修明礼教，会巩固统治，善于笼络人心，才能使国富民强。统治者应从大处着手，不计较一财一物的得失。否则拼命搜刮，就会导致亡国。从前周厉王不听蒯良夫的劝谏，任用奸佞，肆意揽财，以致被放逐。战国魏文侯因仓库失火而悲痛之时，成父却向他道贺人患得以免除。故孔子说民富国自然就强盛了。

所以说帝王要成就大业，就需要获得群臣的敬畏，深知为君之道。

此文以驭物喻驾人，虽有失偏颇却又不无道理，它揭示了统治者明了并妥善地处理好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而不要抓了芝麻却留了西瓜。

任长第二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侑，而可备责耶？

[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譎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轂，土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囊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韩，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大意】

治世的首要任务在于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谁能做到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呢？所以舜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授职位，汉初三杰尚各有所长、普通人怎能贪心求全。

性格有刚略、亢厉、宽恕、好奇等等种类，每一种性格的人都有所长，有所短，须用全面观点看待这些人，而不苛责其短处，而忽视其优点。

从治国策略来讲，有王化之政、策术之政、矫亢之政、公刻之政，威政之政、伎俩之政。这些统治方法都是针对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非长久之谋也。

伊尹兴土木之时，因材使用，使每个人的特长得以发挥。管仲在称论英雄时，知人之深和自知之明让人称道不已。黄石公的用兵之道也使人能够各尽所能。

《淮南子》中剖物析人，以明此理。魏武帝下诏求贤亦据此理。

因此，让韩信出谋划策，让董仲舒带兵打仗，让于公游说八方，让陆贾化解纠纷，都不会立功创业、彰显美名。

桓范认为帝王的用人原则是根据时势选任贤才，使各种人才得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诸葛亮也认为应当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任用他们，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菹财[菹：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译，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格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钜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孚。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为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治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给资，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大意】

国家的基业有赖于品材和任用。

孔子把人分为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明了这五类人，则统治艺术不言自喻了。

庸人内心没有严肃慎重和贯彻始终的信念，做事随波逐流。士人则有信念有原则。君子的特征是言必诺，诺必践，心底坦荡、自强不息。贤人则品德合于适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德足以垂范天下。圣人则达到品德与天地的法则融为一体，通晓万物无所不知。

庄子依据处世哲学把人分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等四类。

什么样的堪称英杰呢？《钜经》认为按照品德、信誉、见识、才能、理论、行为、形象、智慧等等因素可以把人才分为人中之英、人中之俊、人中之豪、人中之杰等几类。

又有标准将人才分为“清节”、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诸类。

清节之士如延陵、晏婴、子夏等人，法家如管仲、商鞅、张敞、赵广汉等人，器能如子产、西门豹之流。国体则如伊尹、吕望等人，此外还有儒学口才、骁雄等类。这些人才都有很鲜明的特点和过人的才智，但也有缺陷之处。

《孔子家语》说从前的明君对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既知道他们的名声，又知道他们的才能，然后授予他们相当的爵位，则天下就好治理了。

文中对人才的分类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内容大致相同，即从人们的德、才、行等方面衡量一个人。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宜生搬硬套，毕竟随着时势流转，世事变迁，沧海早已为桑田了。当今人们对于人才早有更为明确具体的标准。

量才第四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制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弩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行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颉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才，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才，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才，师氏之任也。伎俩之才，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才，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才，将帅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辨好胜，嫉贼侵袭，斤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作作，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修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

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行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武曰：“主孰有道？”

[昔汉王见围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魏太祖谓廓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虽兵强，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而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兵精，必能济大事也。”]

将孰有能？

[袁绍率大众攻许都，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计谋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田丰以谏死。皆如彧所料也。]

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大意】

人的才能参差不齐、大才小用形成浪费，小才大用就会带来危险。傅玄将人才分为九类：德行、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各用其所能，这样就叫量才录用。

成汤的伊尹和西汉的陈平对于胜任三公的人所具备的素质做了大致说明，即能够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使；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

魏相认为燮理阴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

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太公吕望阐释了要遮闾巷之人，妻子之将、十人之将，百人之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十万人之将以至天下之主他们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真正的英雄应具备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之士，叫做“英”，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的人才可谓英才，如张良。胆力过人，才叫“雄”。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的人才可谓雄才，如韩信是也。一人能身兼英雄两种素质，就能掌握天下，如刘邦、项羽。

《玉铃经》说，明智之君用导师辅佐自己，一般君主用良友辅佐自己，昏庸之君用官吏辅佐自己、亡国之君却用奴隶一样的人来辅佐自己。

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在于君主使用什么样的辅臣。

孙武说：“哪一方的君主有道义？哪一方的主将有才能？我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楚汉相争，曹袁之战，可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

项羽以恭敬爱人使人归之，却以吝啬赏赐使士离不附。汉王刘邦的慢人少礼招致许多顽钝嗜利无耻者，陈平认为各自去掉自己的短处吸收自己的长处，天下很快社会安定了。

曹操对征伐袁绍犹豫不决，郭嘉列出十条理由论证讨袁必胜。杨阜和荀彧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战役的走向。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自有道理，文中又从职责的角度探讨了不仅要做到人尽其才，更要做到胜任职责，方能对国对人皆不误。

知人第五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慧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碣砩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诤者似察而事烦；许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钐。”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拖拖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菀，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似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杨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河海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夫大佞，难也！於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淫]；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观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敢]；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验之，以观其能安]。”《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富之以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

隐约之人，观其不畏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 [《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 [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淫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暗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暗、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弩良。观青黄，察瑕销，虽欧冶不能。必剑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贵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 [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 [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弘毅，不能成仁]。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 [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 [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 [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故曰，直而不柔则木 [木强微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 [负鼎绝龠，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 [惠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 [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 [好智无涯，荡然无已]。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 [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 [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 [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 [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于气 [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於静]，惨怛之情在于色 [色者，精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怛由情怛也]，衰正之形在于仪 [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 [容者，动之符。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 [言者，心之状。心怒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泽，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厉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也。]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 [又曰：诚志必有明达之色] ；诚仁必有可尊之色 [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 ；诚勇必有难慑之色 [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 ；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固之精，恣然以端；勇胆之精，晬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悻；愠色厉然以扬；垢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悻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 [太公曰：“博人辩辞，高行议论，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共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 [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云：“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 [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 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 [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 [又曰：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 [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佞人也。 [议曰：志士守操，愚佞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词。虽利以齐鲁之富而不移，设以乔松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 [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之刺客。”] 后果然。夫奸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太

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键，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亲。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谦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守也，志大所以堪物任也，小心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俊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而不对，详而不详，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特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有因胜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人之求奇，不以精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感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善；纯宥似流，不能通道，依宥似通，行敖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宥，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宥，宥者亦宥，其宥则同，其所以为宥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勿使也。”]

若小知而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

士。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谟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折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故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果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诚露，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空空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庾哉，人焉庾哉？

【大意】

知人才能善任，然而人不容易被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刘秀、曹操为什么被庞萌、张邈所欺骗呢？盖因事物之表面相似而实质迥然相异是很容易迷惑人的。

既有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如貌似精明吹毛求疵的徒添麻烦的人，当面百依百顺、貌似忠诚的阳奉阴违之辈，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如大忠若奸，大智若愚等等。如不是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其中真假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姜尚也列举许多表里不一、名实不副的现象。

桓范和杨朱感叹道，贤愚之间的区别犹如良莠似是而非，实是难以区分。但是要知人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想了解一个人某方面的情况，可以利用各种外在的东西去试探他，让他的才干、品性自己暴露出来，从他的表现中得以逐渐了解。如《庄子》、《吕氏春秋》、姜尚以及《人物表》所议论的那样。

傅玄认为知人的最难之处在于辨别真伪。种种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以感人视听。这是当权者所尤为痛恨忌讳的。唯有明白观察人的方法，内心坚持原则，并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曲直立即显露无遗。

所以韩非子说最高明的方法莫过于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

《人物志》说人体由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种物质构成。这五种物质属性恒定，称之为五常。人的精气神、骨质、筋脉决定了他的气质、性情和品质。观察他的气色、仪表、言谈可以明了他的心情。

“如果是心性质朴纯洁，恬淡平活，内心聪慧，外表开朗，精力充沛，声音清雅，颜色和悦，仪表高洁，容颜端庄，则具纯粹之德矣。”

《人物志》还说人有精气形于内而必现于外，人的精气通过声音表现出来。这种依靠声音的高低、节奏快慢，声音的刚柔清浊等等因素来辨别人的

方法叫做“听气”。

“察色”之法也可知人，缘于人的心气虽隐藏在内心深处，但可通过人的脸色变化去把握它。方法大致是根据不同的脸色了解人的心境、性情、品质。

“考志”的办法是通过与对方谈话来考求他的心志。从一个人说话的神情态度、内容、真伪、目的以及言辞等方面可以分辨出谈话者是益人或损人，质人或无质人。平心固守人或鄙心而假气人，智思之人或愚佞之人，或诬嫉之人。

如姜尚说：“夸夸其谈，抬高自己的人喜欢高谈阔论，非议时俗的人是奸险的人。给他好处不因此而高兴，不给他好处也不恼恨，沉静寡言，多守信用而不在外表上炫耀，是淳厚而宁静之人。不打扮、不修饰、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讲的是清静无为，求的是功名利禄，说的是无利无欲，实际上贪得无厌，这是伪君子。”

例如有一次刘备让一个客人去见诸葛亮，并说客人很不错。诸葛亮见后对刘备说：“我观来客的言谈举止、神情游移畏惧，低着头好几次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样子、外露奸险、内藏邪恶。此人必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后果如此。一般奸佞之徒大抵都是这样。

还有用探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办法来认识人的，称之为“测隐”。

《人物志》说最为高妙的人内心清纯，精神充沛饱满，形象、仪表毫不修饰，内心和外表的美好一任自然。最为虚伪的人总是大唱高调，刻意塑造形象，心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追求新形象，而不善于发现其中奥妙，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巧饰为真实，所以，如需探隐索微，就需要测隐。

也可以通过为人处事的方式来考查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终始相悖、里外不合假立名节以迷诱他人耳目，这叫“毁志”。

如果一个人广交酒肉朋友，因行贿送礼而结交，以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为了权誉而隐藏感情是为贪婪卑鄙之人。

如果一个人仅有小聪明、小能耐而无大学问，不能办大事，重小利而轻大义，是为虚假。

知人还有揆德之法，即用估量一个人的品德的办法来判断人。依此方法可分为宅心仁厚之人，有智慧之人，有福德之人，有探守之人和忠孝之人。

桓范认为帝王之所以造成国破家亡，在于择人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意气相投。《人物志》说清节之人，术漠之人，伎俩之人，言语之人，凡此种种，都属一流人才，同一层次的人材才能看清对方之长短。若要诸长皆备，就须广聚人才。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有合适位置，事情能圆满解决。

评：文中提出以听气、察言观色、考志、测隐、揆德等方法来了解人。其内容都是通过人的外在来认识他的品质，此犹哲学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关系也。以此测人，验者有之，天效更是不可胜数。到底为何说者自知。

察相第六

《左传》曰：“周内史叔服如鲁，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杜预曰：“丰下，谓方面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子也。请皆赋以卒君祝。”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汉书》曰：“高祖立濞为吴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非汝耶？天下一家，慎无反。’”

[《经》曰：“眉上骨斗高者，名为九反骨。其人恒有包藏之志。”又曰：“黄色绕天中，从发际通两颧，其两眉下各发黄色，其中正上复有黄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贱有此色者，能杀君父。”]

《春秋左氏传》曰：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后谋反，以宫甲围成王，缢之。

又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人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后果反，攻主，楚王鼓而进，遂灭若敖氏。

又曰：晋韩宣子如齐，见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预曰：“言子雅志器亢也。”）后十年来奔。

周灵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间闻其叹也，入以告王曰：“不泣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杀佞夫。

齐崔杼帅师伐我，公患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人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果弑庄公。

鲁、楚会诸侯而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鲁大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预曰：“设君报也。”）此年子围篡位。

卫孙文子来聘，君登亦登。叔孙穆子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穆子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后十四年林父逐君。

初，郑伯享赵孟，七子赋诗，伯有赋《鹑之贄贄》。享卒，赵孟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魏时管辂相何晏、邓扬当诛。死，辂舅问之，曰：“邓扬行步节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矜。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谓之鬼幽。鬼矜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蔽也。”

宋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圆，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须柱梁。四渎欲明，五岳欲强。此数者，君无一焉。又君之眸子脉脉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声嘶散而不扬。其唯失其福祿，将乃罹其祸殃。”后皆谋反，被诛杀之矣。]

由此观之，以相察士，其来尚矣。

故曰：富贵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

[《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死囚者凶。”]

魏管轸往族兄家见二客。客去，轸谓兄曰：“若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定，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后果溺死。此略举色变之效。]

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经》曰：“言贵贱者存乎骨骼，言修短者存虚实。”

[《经》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条条，状长而缓者，长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坚硬，寿而不乐。体肉软者，乐而不寿。”]

《左传》曰：鲁使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后果然。

郑伯如晋拜成，授玉于东楹之东。晋大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预曰：“言郑伯不端谛也。”）六月卒。

天王使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为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脤，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卒于瑕。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恶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感疾，将死而忧乎？”明年程郑卒。

天王使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绘、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绘中，所以导容貌也。言以定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导容，而言不昭矣。不导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此冬单子卒。

宋平公享昭子，晏饮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炎，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孙、宋公皆卒。

邾隐公来朝，执玉高，其容仰。鲁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死亡乎？”此年，公薨。

哀七年，以邾子益归，卫侯会吴于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而免之。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后卒死于楚。

鲁公作楚宫，穆叔曰：“《泰誓》云：‘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宫。不复适楚，必死是宫。”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晋侯使郤犇送孙林父于卫。卫侯飧之，苦成叔傲。卫大夫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飧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故诗云：‘兕觥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十七年，郤氏亡。

齐侯与卫侯会于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二十五年，齐弑光。二十六年，卫弑剽也。]

言性灵者存乎容止。斯其大体。

夫相人先视其面。面有五岳四渎；

[五岳者，额为衡山，颊颐为恒山，鼻为嵩山，左颧为泰山，右颧为华山。四渎者，鼻孔为济，口为河，目为淮，耳为江。五岳欲耸峻圆满，四渎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丰则贫。四渎成者，贵人也。不成则贱矣。]

五官六府；

[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一官好，贵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贵无已。左为文，右为武也。]

九州八极；

[九州者，额从左达右，无纵理，不败绝，状如覆肝者为善。八极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倾者为良也。]

七门二仪；

[七门者，两奸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二仪者，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头小足薄，贫贱人也。七门皆好，富贵人也。总而言之，额为天，颐为地，鼻为人，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天欲张，地欲方，人欲深广，日月欲光。天好者贵，地好者富，人好者寿，日月好者茂。上停为天，主父母贵贱；中停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停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

若夫颧骨才起，肤色润泽者，九品之侯也。

[又曰：腰腹相深称，臀髀才厚及高视广走，此皆九品之侯也。夫色须厚重，腰须广长。故《经》曰：面如黄瓜，富贵荣华。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广面长，腹如垂囊，行如鹅龟，此皆富贵人也。凡论夫公侯将相已下者，不论班品也。]

辅骨小见，鼻准微端者，八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微丰，手足悦泽，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侯也。夫鼻须洪直而长，胸脾丰厚如龟形，手足色须赤白，此皆富贵人也。故《经》曰：手足如绵，富贵终年。手足厚好，立使在朝也。]

辅角成棱，仓库皆平者，七品之侯也。

[又曰：胸厚颈粗，臂趾匀均，及语调顾定者，此皆七品之侯也。夫颈须粗短，手臂须纤长，语须如簧及凤，此皆贵相也。故《经》曰：额角高耸，职位优重。虎颈圆粗，富贵有余。牛顾虎视，富贵无比。天仓满，得天禄，地仓满，丰酒肉也。]

天中丰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侯也。

[又曰：脑起身方，手厚腰圆，及声清音朗者，此皆六品之侯也。夫人额上连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环者，名曰天城，周匝无缺者大贵。有

缺若门者为三公。夫声者须深实，大而不浊，小而能彰，远而不散，近而不亡，余音激洶，似若有篁，宛转流韵，能圆能长，此善者也。宫声重大沈壅，商声坚劲广博，角声圆长透彻，徵声抑扬流利，羽声奄蔼低，此谓正声也。]

伏犀明峻，辅角丰稜者，五品之侯也。

[又曰：颈短背隆，乳阔腹垂，及鹄行虎步者，皆五品之侯也。夫人脑缝骨起，前后长大者，将军二千石，领兵相也。出发际，为仗犀，须耸峻，利公侯相也。不用宽平有坎者，逆剥有峰者，大佳。宽平者，犹为食禄。夫腹须端妍。故曰：马腹庞庞，玉帛丰稜也。]

边地高深，福堂广厚者，四品之侯也。

[又曰：头高而丰，长上短下，及牛顾龙行者，此皆四品侯也。边地，在额角近发际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头须高大。故《经》曰：牛头四方，富贵隆昌。虎头高峙，富贵无比。象头高广，福祿长厚。犀头嶙峋，富贵郁郁。狮头蒙洪，福祿所钟。虎行将军，雁行大富也。]

犀及司空，龙角纤直者，三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极厚，头深且尖，及志雄体柔者，此皆三品侯也。司空从发际直下，次天庭是也。龙角在眉头上也。]

头顶高深，龙犀成就者，二品之侯也。

[又曰：头角奇起，支节合度，及貌杰性安者，此皆二品之侯也。夫容貌慷慨，举止注翔，精炎清澄，神仪安定，言语审谛，不疾不徐，动息有恒，不轻不躁，喜怒不妄发，趋舍合物宜，声色不变其情，荣枯不易其操，此谓神有余者，主得贵位也。]

四仓尽满，骨角俱明者，一品之侯也。

[头颈皆好，支节俱成，及容质姿美，顾视澄澈者，此皆一品之侯也。]

似龙者为文吏[似龙者甚贵。龙行者为三公也]；

似虎者为将军[虎行者为将军。驛马骨高，为将军也]；

似牛者为宰辅；似马者为武吏[似马亦甚贵也]；

似狗者为清官、为方伯[似猪似猴者，大富贵。似鼠者，惟富而已。凡称似者，谓动静并似之。若偏似一处，乃贫寒者也]。

天中主贵气，平满者宜官祿也。

[天中最高，近发际，发黄色，上入正角，至高广，参驾，迁刺史牧守。黄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黄色出天中，圆大光重者，暴见天子，有功受封。经年及井，灶恒有黄气，如悬钟鼓，三公之相也。又发黄气如龙形，亦受封也。四时官气发天部如镜光者，暴贵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气[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市死]。

司空出天宫，亦三公之气[司空直下，次天中，色恶，主上书，大吉]。

中正主群寮之气，平品人物之司也[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迁官转职，若司空中正发赤色而历历者，在中正为县官，在天庭为郡官。州县、兰台、尚书、各视其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缓，掌符印之官也[印堂在两眉间微下，眉头少许次中正。发黄色，如连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为县令；直阙庭，发色者，长史也。如车论与辅角相应者，大贵。印堂一名阙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为婚连帝室，公主婿也[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势无势也]。

高广主方伯之坐[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名高广位在第三。高广忽

发黄色如两人捉鼓者，将军相也]。

阳尺主州佐之官 [横次高广，位在第四。阳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气忧，远行也]。

武库主兵甲典库之吏 [横次阳尺，位在第五]。

辅角主远州刺史之官 [横次武库，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黄门舍人之官也]。

边地主迁州之任 [横次辅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落难为奴也]。

日角主公侯之坐 [从天庭横列至发际，凡八，名曰角。位在第一，平满充直者，宜官职]。

房心主亦辇之任 [横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为文，右为武。骨起宜做人师。黄色见房心，上至天庭，为丞令。直见房心而光泽者，召为国师也]。

驿马主急疾之吏 [横次，位在第七。驿马好色应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额角主卿寺之位 [从司空横列至发际，凡八，名额角。横次，位第一，色红黄，大吉昌也]。

上卿主帝卿之位 [横次额角，上卿跃跃，封卿大乐]。

虎眉主大将军 [从中正横列发际，凡九，名虎眉。横次，位在第二。发青白色者，应行也]。

牛角主王之统帅小将 [横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禄。成角者更胜于肉也]。

玄角主将军之相 [横次，位在第五。无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视年上发色长短，发色长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则可知也。有恶色间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丧，赤色弹夺，黑色病，青色狱厄。天中有气横干者，无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间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连山出云雨，处处皆通，则无处不达。发际有黄气，为已得官；若黑气，未也。有黄气如衣带，发额上，迁官益禄也]。

夫人有六贱：

头小身大，为一贱 [又曰：额角隐缺，天中洼下，亦为一贱。《经》曰：额促而窄，至老穷厄。蛇颈薄曲，糟糠不足。蛇头平薄，财物寥落。格头尖锐，穷厄无计也]。

目无光泽，为二贱 [又曰：胸背俱薄，亦为二贱。《经》曰：陷胸薄尻及猴目，皆穷相也]。

举动不使，为三贱 [又曰：声音雌散，亦为三贱。《经》曰：语声喷喷，面部枯燥，面毛戎戎，无风而尘，皆贫贱相也。夫声之恶者，鹿浊飞散，细嘎聊乱，声去则若尽，往则不还，乱涩细小，沈浊痿弊，舌短唇强，蹇吃无响，此恶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忧戚，容貌缺乏，如经痼病，神色凄怆，常如有失，举止张皇，恒如趋急，言语涩缩，若有隐藏，体貌低催，如遭凌辱，此并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狱厄。有官隐藏而失，有位贬逐而黜者也]。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为四贱 [又曰：眇目斜视，亦为四贱。 [《经》曰：人中平满，耳无轮廓，皆贫贱相也]。

脚长腰短，为五贱 [又曰：唇倾鼻曲，亦为五贱。《经》曰：蛇行雀趋，财物无储。鼻枉薄，主立诺。鼻头低垂，至老独吹。摇腰急步，必无所使。腰短者则被人夺职也]。

文策不成，唇细横长，为六贱 [又曰：多言少信，亦为六贱。《经》曰：

口薄人不，提携僻侧，为人所毁。口如吹火，至老独坐。舌色白，下贱人也。舌短，贫财人也。凡欲知人是贱者，贵处少而贱处多，多者广也，少者狭也。六贱备具，为仆隶之人也。]

此贵贱存乎骨骼者也。

[论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舜耳四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人亦时有四乳者，此则駑马一毛似驥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垣，天辟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鳞交映。井宅既兼，仓匱已实。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长颈，頰颜蹙頞]，蛇行鸞立，虾喙鸟啄，筋不束体，面无华色，手无春萸之柔，发有寒篷之悴，是则穷乏征验也。

昔姑布之卿谓子贡曰：郑东门有一人，其长九尺六寸，河目而龙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然若丧家之犬。”[河目谓上下匡而长焉。颡，额也]。汉高祖隆准而龙颜。[准，鼻也。颜，额颡也。两角为龙角，一角为犀角。似言高祖龙而两眉颡骨高而鼻上隆。魏陈留王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陈宣帝颈缜，貌若不惠。初贱时，杨忠见而奇之曰：“此人虎头，必当大贵。”后复果然。此贵贱之效也。]

夫木主春，生长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长敷荣者，施恕惠与之意也]；

火主夏，丰盛之时也[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礼。丰盛殷阜者，富博宏通之义也]；

金主秋，收藏之节也[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收藏聚敛者，吝嗇慳鄙之情也]；

水主冬，万物伏匿之日也[冬主肾，肾主耳，耳主智。伏匿隐蔽者，邪谄奸佞之怀也]；

土主季夏，万物结实之月也[季夏主脾，脾主唇，唇主信。结实坚确者，贞信谨厚之理也]。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爪者，庶几好施人也。

[肝出为眼，又主筋，穷为爪，荣于眉，藏于魂。《经》曰：凡人眉直而头昂，意气雄强。缺损及薄，无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识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脸外，不散不动，又不急不缓而精不露者，智慧人也。脸蹇缩，精无光者，愚纯人也。眼光不出脸外者，藏情也，加以脸涩盗视者，必作贼也。

指者欲纤浓如鹅有皮相连者，性淳和人也。指头方忤者，见事迟人也。妍美者，囑授人信之，恶者，人不遵承也。]

毛发光泽，唇口如朱者，才能学艺人也。

[心出为舌，又主血。血穷为毛发，荣于耳，藏于神。《经》曰：野狐鬣，验期信。羸勃，多孤疑。唇急齿露，难也为友。唇宽端正，出言有章。唇口不佳，出言不信。口边无媚，好扬人恶。口啄如鸟，不可与居，恶心人也。急缓如鸟，言语撮聚者，此人多口舌。缓急不同，少信人也。]

鼻孔小缩，准头低曲者，慳吝人也。

[肺出为鼻孔，又主皮肤，又为气息，藏于魄。好鼻者，有声誉。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无媚，憨蠢人也。蜚螂鼻，少意智人也。]

耳孔小，齿瓣细者，邪谄奸佞人也。

[肾出为骨，又主髓。髓穷为耳孔，骨穷为齿，藏于志。《经》曰：耳

亢深广者，心虚而识玄。耳孔小者，无智而不信神理。耳边无媚，鄙拙人也。耳孔小而节骨曲戾者，无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杀人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盗者也。]

耳轮厚大，鼻梁圆实，乳头端净，颞颥深广厚大者，忠信谨厚人也。

[脾出为肉，肉穷为孔，又主耳轮，准鼻梁、颞颥等，藏于意。《经》曰：夫头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头卑弊者，性随人而细碎。故曰：鹿头侧长，志气雄强。兔头蔑颡，意志下劣。獭头横阔，心意豁达。夫颈细而曲者，不自树立之人也。若色斑驳或不洁净者，性随意而不坚固。夫手纤长者，好施舍。短厚者，好取，舍则庶几，取则贪惜。故曰：手如鸡足，急智祸促。手如猪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俩。夫背厚阔者，刚决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华人也。故曰：牛腹婪贪，财物自淹。蛤蟆腹者，懒人也。大腰端美者，则乐而能任人也。蜥蜴腰者，缓人也。夫臂髀厚广者，可任安稳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与之共事。鸟行跄跄，性行不良，似鸟鹊行也。鹰行雄烈。豺狼行者，性粗觅利人也。牛行性直也。马行猛烈人也。]

此性灵存于容止者也。

[范蠡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尉繚曰：“秦王始皇，隆准长目，鸷鹰豺声，少恩信，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久游。”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鸷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

晋叔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物，名曰玄。妻乐正，后娶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为哉？天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乃止。

魏安僖王问子从曰：“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节，吾欲为相，可乎？”答曰：“长目而豕视，则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万不失一。臣见回非不为伟其体干，然甚疑其目。”

平原君相秦将白起，谓赵王曰：“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下，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下者，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

王莽大口蹙颞，露目赤睛，声大而身长七尺五寸，反膺仰视，瞰临左右。或言莽所谓鸱目虎喙，豺狼之声，故啖食人，亦当为人所杀。后篡汉位，后兵败归果被杀也。]

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也。声动乎几响，穷乎应，必然之理矣。虽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传》称：“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乐，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早隶晚侯，或初刑末王。铜岩无以饱生，玉馐终乎饿死。则彼度表扞骨，指色摘理，不可诬也。故列云尔。

【大意】

叔服曾为公叔敖之子谷和难看相。

汉高祖曾依据面相吴王刘濞会反叛。

《左传》中记载：令尹子上预言商臣谋叛；子文预言越椒会造反；宣子

替子旗面相；愆期预言僖括将有善国家；孟公绰断言崔杼志不在鲁；叔孙穆子预言围会篡位；叔孙穆子预言孙子之亡等等事件无一不验。

由此看来、看相论人由来已久。

依《相经》的说法：“看一个人的富贵主要是看的骨骼，有喜有愁，主要看他的变色”。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作出决断，往往表示他能不能成大事。“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以这样的原则再参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判断。

《相经》上说：“言贵贱者有乎骨骼，言修短者存乎虚实。”又说：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均长缓慢的就寿长，相反则寿短、骨肉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肉柔软的人寿短但一生很快活。

以下故事可资参考和例证。

襄仲断齐王将死，贞伯断郑伯将死，刘康公断成肃公将死，叔向断单成公将死，乐祁断宋平公与叔孙昭子将死，穆叔断鲁襄公之死等等事例，无不验。

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例，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之征兆会通过音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

相人先相面。面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九州八极、七门二仪，首先用五岳来分别形容额、颧、鼻、颧骨。用江河淮济来分别形容耳、目、口、鼻。又定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是审判官、口是出纳官、耳是采听官，总称五官。两辅骨、两颧官、两颐骨共为六府。双眉后额角处为阙门。太阳穴下，颧骨后为命门，双耳下为奸门，再加面正中之庭中共为七门。一头一足两为两仪，这些部位的完美与否，关系到一个人的富贵与寿命，文中俱一一讲到。

相学家认为，身相可分为上、中、下三分，此即所谓“身相三停”。文中一一从人的形体来预测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如何通过容貌，举止推测人之性情的大体方法。

命运与相貌的关系就好像声音与回响一样，声音从细微之处开始，回音在呼应后消失。

论士第七

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

《书》曰：“能自得师者王。”何以明之？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触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贵乎？”对曰：“昔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百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宣王竟师之。

[宣王左右曰：“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钟，东南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于农田，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财也，亦甚矣。”触曰：“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舜起农田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人者，乃四世。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临门、闾里，安可得哉？《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其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其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掘。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夸其名华而无其实德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而成其道。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夫孤寡者，困贱、下位者也，而侯王以是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名，实以明乎士之贵也。”]

谚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谓齐宣王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骅骝，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

[鲁钟离谓孟尝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尝君曰：“文不得士故也。”对曰：“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岂皆骐驎、騄耳哉？后宫十妃，皆衣缟纈，食粱肉，岂有毛嫱、西施哉？色与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

张敞《与朱邑书》曰：“饥者甘糟糠，饱者饫粱肉。何则？有无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何而后信。故士各达，其及时之宜。若待古之英隽，必若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淮南》曰：“待腰褭、飞兔而后驾，则世莫乘车矣；待西施、洛浦而后妃，则终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隽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语》云：“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分絜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无

知见陈平于汉王，汉王用之。绛、灌等谗平曰：“平盗嫂受金。”汉王让魏无知。无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闻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汉王曰：“善。”

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节之士，不可以威胁。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说燕昭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厮役处。拙指而事之，北面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击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响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

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而子方不为礼，太子不悦，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谓诸大夫曰：“有能与我赴诸侯乎？”皆执杖排班，默而不对。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陈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于己而责诸人也。”燕曰：“其说云何？”对曰：“三升之稷，不足于士，则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过一也。果园梨栗，后宫妇妇，以相提控，而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过二也。绫纨绮縠，美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过三也。夫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曰：“是燕之过也。”

《语》曰：“夫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韩子曰：“趋舍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何以明之？楚襄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宋玉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皇上击九万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篱之鷦，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暮宿于孟津，夫尺泽之鲋，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士亦有之。夫圣人瑰琦意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议曰：世之善恶，难得而知，苟非共人，莫见其际，何者？夫文章为武人所嗤，未必鄙也；为扬、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为桀、纣所毁，未必为愚也；必若尧舜所毁，此真愚矣。世之毁誉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道。”故曰：“凡人所贱，圣人所贵。信矣哉！”]

《语》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说春申君，春申君悦之。汗明欲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审君之圣孰与尧？”春申君曰：“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敦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审言之。君之贤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矣。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若时无伯乐之知，即不容其为良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于陈、蔡，颜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

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夷则主可知，仲尼旅人则国可知。]《谷梁传》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羁贯谓交午剪发；成童谓八岁以上]；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孔子曰：“内行不修，己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财。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矣。”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有势之与无势耳。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鸟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轻而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娄易于百步而难于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道不可也。”]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合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泚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澠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

[议曰：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贤者，唯尧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陆机云：“飞辔西顿，则离朱与矇眊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碣碣匿曜。是以才换世则俱困，功偶时而并劬。”以此推之，向使殷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媵臣；周无牧野之师，则太公渭滨之渔者耳。岂能勒石帝籍，策勋天府乎？故曰：“贤、不肖者，才也；遇与不遇者，时也。”诚哉，是言也。]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大意】

得人则兴，失士则崩。所以贤士傲爵禄而齐桓公不敢傲霸主，五往而后得见稷。

尚书说：“能自得师者王”。下有例可作说明，齐宣王与颜触互换趋前。不得上下之时，颜触以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的典故折服齐宣王。以致宣王拜颜触为师。

颜触批评宣王左右人等说道当今之世，南面称王的传不到四世而亡，皆因不重视士人所致。尧、舜、禹、汤都因有良士辅佐而成大功业。而自古至今，得不到贤德之士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所以君王应不耻下问，

从善如流，才能实现他的理想。

淳于髡讽谏齐宣王广纳贤士，鲁仲道评说孟尝君不重人才。张敞《与米邑书》说俊杰发达须得有人引荐和时机到来。魏无知力荐陈平之才能而不讳其品行，获汉王好评。

黄石公认为统治者招纳人才的方法应该是因势利导，以礼相待，曲意顺从，虚心求教，才能得到有真才实学之人。

陈饶说宋燕道，对待人才应该使用他们，并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不能苛待他们。

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如同鹤鹑不知天地之高，尺泽之鲋不知江海之大，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一样，常人也难以理解士人的心志瑰伟，超然独处。因为如果不是聪慧之人就难以分辨出善与恶的界限。正如俗语所说“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

孔子说“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汗明用尧之知舜历时三年的典故向春申君来说明这个道理。

良马的发现须有伯乐，人才的发现也同理。有了人才而不被发现说明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如“文王明夷则主可知，仲尼旅人则国可知”就说明了这一道理。

《论语》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纵然个人的才能盖世，他要发挥作用也必须假借各种依托，如资产、财物的援助，人力的帮助等等。

汉高祖不用娄敬之计，以致困于平城，陈余不用广武君之谋则泚水战败，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澠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济长平之败。这都是由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智慎重造成的。所以说，一方面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但另一方面，天下若无灾害，有贤德的人也无从施展。所以，贤能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否得到赏识，是机遇。

政体第八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于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於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谓之文诛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天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钱，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有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于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惧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繚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矣。”

《尹文子》曰：“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剝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干《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于国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虽日用斧钺於市，而人不改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于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吴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从，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

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是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不外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娱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容不可强成。”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为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官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教、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大意】

远古设立帝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是为了治理、教化天下民众，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而统治者使用教化这种统治方法由来已久。如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粥子对周武王之文政、文礼、文诛三策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尸佼和文子都强调要修礼明仁使天下有秩，万物各得其所。

要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汉景帝先后都说要发展农业，重视粮食生产，才能国富民安。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以顺应民心，方才有效。颁布法律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扰乱民心，此外必须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

在任用官吏方面，必须选择不争权夺利，能发挥各自特长的人。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治理国家这两种手段都要使用，任何偏废一方的作法都是行不通的。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国家就会井然有序。只有这样百姓才会认真修养自身遵纪守法。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凡事都要量力而行，文子和《新语》都认为统治者应该善待百姓，勿施暴政。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统治者应该想民众之所想，关心百姓疾苦，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而不可违背仁义，强制实施某种政策。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谋略大事，议制国策，应求长治久安，而不只图一时的稳定。

可以任命懂得把握时机的人为行政长官。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戴他为君主。此外，傅玄认为应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清政廉明，才能，税役公平与否，农业发展情况，执法情况等六个方面来考察官吏。

所以说，为政之道主要就是基层管理、修法制管理机构，文化教育、重农抑商，整修武备，考检官吏等等方面的内容。

卷二

君德第九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娲、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颡顛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厉；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著，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议曰：韩信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诸葛亮曰：“荆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今将军诚令猛将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势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敝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左传》曰：“楚围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使郤穀将中军。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于是乎大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人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

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垆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梟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觐，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荀悦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士，龙兴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鱼断蛇，异物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

《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斯之谓矣。

夏尚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汉承其弊，得天统矣。

孔融曰：“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十五世，但有鱼鸟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遣之。是其宽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高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高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吴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纲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到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如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贤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蹕等事。帝不信。]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侔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侔。”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

美也。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共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则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家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久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起，皆在有扫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此驱除之意也。 ”]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魏高贵乡问荀顛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芟夷秦、项。考其功德，谁为先后”

顛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先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能济斯勋乎？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因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非乎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议曰：桓帝问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催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自炎精不竟，宇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侔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聘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

“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陈寿云：“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狭。”张辅曰：“何为其然？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诸葛孔明达礼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关侯、张飞皆人杰也，

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二杰而已。”

魏帝问吴使赵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咨曰：“聪、明、仁、知、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孙策疮其，呼弟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雨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陈寿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侔也。”

[吴张微《墨记》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汉朝倾覆，天下分崩，二公并遭值际会，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汉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或曰：“晋景、文兄弟孰贤？[魏明帝崩，立养子齐王芳，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爽自专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立辅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辅政，杀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陈留王以魏禅，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吴，天下一统。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篡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颜，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宝《晋总论》曰：“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业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輿轡，驰驱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光前烈。然后推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节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人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

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阉伯实沉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於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附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思郭钦之谋而悟夷狄之有畔，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乐声，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而临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灋、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信。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纓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崑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泉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裴子野曰：“宋武皇帝苛迹多于魏武，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间，却孙恩蚁聚之众，奋臂荆、郢，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反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后请呼上帝，步骤前王，光有帝图，谓之义取者也。”

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耻，校动离乱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模进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谧、桓谦以人望镇领袖，王绥、谢混以后进相光辉，群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望矣。高祖于时，朱方之一世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电击二州，未及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匪隙，援衰晋于已颓，自轩辕以来，用兵之

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攸而王迹兴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緘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

[考武名骏，文帝第三子也，为江州刺史。弟劭既弑逆帝，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尽杀考武诸子，务为雕饰，天下骚然，崩，子昱立，无道，萧道成杀之。]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穡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议曰：子言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爰为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驼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爰为丧？”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厚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之，恐后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

故齐侯恶陈氏厚德，晏子谓齐侯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齐襄恶田单厚施，贯珠者谓襄王曰：“王不如嘉单之善，令曰：‘寡人忧人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人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也。”后里闾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教之也。”

夫收臣下之权，宜如晏子及贯珠者。

昔汉祖疾甚，吕后问为相，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宋高祖大渐，戒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常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

夫任贤用能，宜如汉高及宋祖矣。]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遹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遹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仇，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历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观之，夫拨乱反正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艺善战，何益哉？”]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翻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侑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殫，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爱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女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歿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替化，育以成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日，化生长有。〕其神为五帝纬〔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为金正也〕，颛顼配水〔玄冥为水正也〕，黄帝配土〔后土为土正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义之府，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臣贾谊以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传移之传也。五行相代，常从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观之，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汉，尧后也。尧，火德王，故汉为火焉。袁绍时耿包曰：“赤德衰尽，袁为黄后，以为袁舜后，舜土德，君故劝进焉。”是知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

五帝之后，有自来矣。今秦，颛顼后，水德也。故秦为水德焉。]

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大意】

“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法则，述理论，立法规，因而天下太平。三皇广布美德、教化海内，使民风淳厚，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王帝的治国之道都善于运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和谐，百姓日用而不知，总之，是以德治国。

三王的治国之道则是征服人心。夏代推崇忠实，辅以崇敬补救粗野之流弊；殷商推崇敬鬼神，讲尊卑、辅以文教补救迷信；周代提倡文治，辅以忠君爱国补救虚伪之弊。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驭人才，以信誉来团结人才，以赏罚来使用人才，同时王霸之主也有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总之，治国的根本问题是以怎样运用刑罚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

刘邦的名声和行为都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但他有古今少有的猛将谋臣，并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一统天下，成为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而刘秀德性仁善，忠贞纯和，儒道兼济，品德修养极高。且做事不辞劳苦。从功劳、尊高、道德、品行等方面来看，都比刘邦更伟大，荀悦、孔融、虞世南三人也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汉高祖的雄才大略。

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恬淡为法，扫除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之法，恢复黄帝、尧舜温和淳厚之风，一心一意以德服人，为天下众生谋长远利益，因此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

汉武帝在内政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数。但他也骄奢淫佚，残暴肆虐。所以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汉昭帝与周成王相比，他出生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但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品行与生俱来，性情早熟明达。

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但采取严刑重罚，虽事出有因，也可见其谋略不够远大。

汉元帝忽视文德武功却精于鼓瑟吹箫，和诗谱曲。此所谓“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也，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生动乱的。

王莽生性残酷、奸诈、虚伪，未发达的时候纡尊降贵，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企图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无天，荼毒生灵。

夏代的少康和汉代的刘秀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至于少康和刘秀谁更胜一筹，荀悦和曹髦各执己见，言说不一。

后汉衰落混乱，皆由汉桓帝、汉灵帝的凶残所至。汉桓帝虽有刚毅果敢的气概，然而宦官专政，朝政动乱肇始于他。汉灵帝更是重蹈覆辙，将国家推向毁灭的边沿。

曹操胸怀雄才大略，但却诡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刘备身具仁德、凭借奇才孔明，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

司马懿不若孔明的统帅有方，精通礼仪，了解风云变幻。

司马师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为了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

始善终，司马昭给后人留下了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

东晋自司马睿以下，唯有司马绍能明断，可惜在位仅三年。

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后人评论他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最终被灭族身亡。

刘裕以一介平民，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安令晋室。其人豁达恢宏，带兵胜算在握。后人评说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

虞进南评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二人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是相同的。

齐建元，永明之间，称为太平盛世。为什么呢？萧建成是创业之主、知稼穡之艰难，而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齐武帝萧赜虽留意后庭，雕饰过度，但他把政务委托给王俭，所以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用人得当。较之齐襄王之忌田单，当学刘邦，刘裕之用贤。

宋齐二代，有废帝五人都很骄淫狂暴，前后如一。这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认为，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既无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又无良师益友的规劝，小人恶习倒是染了不少。以如此之质地生活在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自然不可避免了，所以，对于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

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谓文武全才，且平定祸乱，但不具仁与爱这两种最美好的才能。由于不爱人，不知贤任能，最终还是国破家亡。

后齐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但能效齐桓公之任用管仲而任贤用能，是以不仅未引起国乱人亡，反而国富人丰。

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兴创帝王大业，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虽不及宋高祖刘裕，但胜过齐高帝萧道成。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到掌握最高权力，征服西边蜀国，消灭了后陈，于内政和军事都有可观的建树，但后来变得奢侈无度，不理国事，劳民耗财。猜忌心理日重，树立所爱（杨广）为太子，诛杀功臣良将，皇后干预朝纲。所以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

古代确定谥号，是为了警戒后代。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

天有五行，五行由五帝（五位正神）掌管。五位正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

臣行第十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错乱，所为不谏，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验谀，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诘，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岨嵬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憫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英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犯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

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縲继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裴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忤于草具，具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客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世称郗寄卖交，以其给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

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未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入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

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泽于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风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引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

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

汉代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郿寄游说，以谄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降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可谓功劳，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持重，莫以为偶。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符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镞，先筑宾馆，以待晋君。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靖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奋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肃，领将也]；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敌，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魏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德也。]【大意】

有六种正面官员——“正臣”，分别是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但要得到这六类好官员，统治者就必须得有善于理解、体谅和保护官吏的好方法。

还有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分别是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如何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桓范列举了种种办法来鉴别、区分邪臣。

孔子认为比干为保殷商社稷，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是“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而泄治身居低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死而无益。”

司马迁认为叔孙通的处世哲学是曲而不挠、大直若拙，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理想，最终他成为汉朝儒家大师。班固认为古代的人之所以清高而不愿做官，是因为人处世太难，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范晔也认为有舍生取义与舍义求生两种选择，因境而定，不可生搬硬套。

陈蕃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世悯人，不愿明哲保身，而协同窦武扫除宦党势力，不惜以命相助，是为义重于生、舍生取义之理。范晔说臧洪救张超虽是一种壮烈的情操，但在一个不讲道义，唯以利害来衡量出发点的时代，臧洪的做法是不加分析地，盲目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季布胸怀大志，一心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潜能，所以甘心为奴而不自杀，终成汉代名将。如魏豹、彭越等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为此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却不自杀。还有蔺相如那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是真正的智勇双全。

总之忠贞之才，才识之士对自己的行为乃至生死，都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有两种情操，一为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如韩信、黥布是也，一为道德人格的榜样，如曾子、原宪是也。宗悫却兼有二种情操、气度的长处，确实了不起。

鹗寄之骗吕禄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大业而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与出卖朋友实有天壤之别。

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如徐庶之去曹营。而靳允弃母不顾实为不应该。

为政有两种方法，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恪”，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安仁”、“利仁”、“强仁”是行仁义之举的三种境界。三者相比，第一种当然最好。但德才兼备如圣者的人实在太少了。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就是礼义的开始。

长平之战中，白起活埋赵国降兵四十万，在军事表面上胜利了。但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政治上，国际上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像白起这种贪求奇功，却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实不足称为奇将。所以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乐毅之所以不破莒、即墨二城，是因为他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实施宽容和善的政策是为了燕王恩泽天下，以图千秋大业，所以他不破二城的心理不可以常规衡量。

张辅认为乐毅与孔明相比，孔明文武之德兼而有之，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在国内使用仁德教化，广施仁政，其谋略志向宏伟远大，气度像海一样宽广。乐毅实在不能与之相比。

商鞅为使秦国富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但商鞅变法成功以后背信弃义，滥施酷刑，对外穷兵黩武，实在算不上是霸王的良相。与齐桓公之称霸相比，商鞅还不知道王霸的道理。

刁凿齿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并非明智之举，

为以后的大业不成埋下了伏笔。并以楚杀得臣作为佐证。

周勃平定吕后乱政，借助了非常多的有利条件，所以袁盎称之为功臣而非社稷之臣。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重任，执掌大权 20 年，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从他对当时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所做贡献来看与周勃相比，优劣明显。

陈蕃评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各有所长，尤以徐稚最为杰出。

虞世南以为就谢安的城府之深，度量之大，安如泰山的素质而论，自古以来还无人能及。

贺若弼方向隋炀帝评价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良将，招致猜忌，后被杨广借故杀掉。

从六种“正臣”到隋炀帝问将，目的在于总结当官的人品、业绩对国家兴衰之影响的经验。由此可以明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以他能胜任的职权，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

德表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别，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挠，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辨之人，论理贍给，不戒其词之浮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浊[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与抚众，难也厉俗也]；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眩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休动磊砢，业在攀跻，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取，难与持后也]；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譎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凑，中之为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铃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

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

此自理之大体也。

[孙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大意】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改造人性的方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人物志》中按性格的不同把人分为：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精慎之人，凌藉之人，博辨之人，弘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和韬谲之人，这十二种人都是有才，但也都有缺点和不足，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文子提出人才的标准是“心欲小，总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此外统治者应该知道欲有所得必有所失，人的德行也是一样，此所谓物极必反之理。

古人立身则坚持一定的准则，而远离歪门邪道，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说的好听做的丑恶的，是国家的妖逆。”

所以傅玄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统治者尤其得注意这一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可说明其中道理了。

理乱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 [议曰：王主者，谓天姿地德]；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 [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 [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的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理国之风”也 [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止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尹文子曰：“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廩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末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原文似有误，上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译注）

何谓“四乱”？

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

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曰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作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大意】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是兴盛或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清楚了。

六主有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和亡主。

九风有理国之风，衰国之风、乖国之风、乱国之风、荒国之风、叛国之风、危国之风和亡国之风。

四乱有家乱、宗乱、国乱和众乱。

四危有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人民不关心生产。

因此，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商鞅也曾说过定名分止争夺。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才会出现太平盛世。

结论：能匡世辅政之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

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任免的规矩。

卷三反经十三

[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君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忘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鬣，压其颞，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

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豢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

望氛祥。其所不夺穡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袭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足，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则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

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 [六亲不和有孝慈] ，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 [国家昏乱有忠臣] 。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庄子曰：“将为胠箠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緘膝，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箠，担囊而趋。唯恐緘膝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 [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曄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剝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 [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

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汙澠絃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汙澠絃。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大意】

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但是如果这两种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撰“反经”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五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都是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措施。但仁爱在实行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节义的提出本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口，走向了节义的反面。如信陵君盗符，就是为了私人情义而危及国家利益。

礼仪规矩的建立却产生了懒惰和散漫。

音乐可以让人陶冶性情、柔和心灵，但也会叫人淫佚放浪。

设立名位等级是为了明确划分身份，但也会滋生傲慢篡夺的野心。

建立法规是为了树立人们的行为准则，但也会造成有人钻法律之漏洞，做出大奸大恶之事来。

运用刑罚是为了威慑惩罚违法者，但也可能滥施刑罚。奖赏是为了劝勉人忠心竭力，但也可能出现卑鄙的竞争。

造字本为了领理百事，记事解愚。却也有把它作作奸犯科的工具、解有罪而杀无辜的负作用。

建筑园林用来驰骋打猎，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如任举反劝楚灵王修章华台。

崇尚、重用人才本是为了平教化、区狱讼、能者在职。却有可能带来朋党相争，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的负作用。

《韩诗外传》列举了五反，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即出现反贵、反富、反勇、反智慧和反貌的现象。

姜太公说明罚，明察，明赏也会出现反明罚，反明察，反明赏等副作用。君主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所以刘颂说“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

晏子和《吕氏春秋》说忠孝易出现反忠孝，而反忠孝可能带来破国破家的危害。所以高明的领导人应让部下同心协力，各尽所能，以防专权。

法家有反文反武的说法——“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夫差、偃王就是“恃文者王”的明证，高明的君主则应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

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

子路拯溺而受牛为劝德，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为止善，由此看来，讲廉洁也应是有地方的，否则会适得其反。好的社会风气是以上层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社会来形成的。

英明的领导人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行使职权不能超越职责范围，否则会导致反忠。

用保险柜珠宝箱来收藏财宝可以防备小偷，但也是为把箱柜连锅端走的汪洋大盗蓄积财富，如田成子弑齐君盗国，陈氏欺骗民心都可作为例证。

跖说强盗也有仁义智勇圣之道，看来董卓也是深明此理，并把它贯彻始终了。

仁义也有反作用。原因在于，行仁义，表爱心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言一行都要适可而止。盗虽也有道，但他不守本分，所以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是错误的。孔子命子贡倒掉子路的饭和汉献王刘德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综上所述，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也好，还是真理也好，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它们。运用得当，天下就会大治，用不好天下就会大乱。

是非十四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因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白谈。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是曰]《越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非曰]《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是曰]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非曰]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是曰]《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僭，何恤乎人言？”

[非曰]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折轴。”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非曰]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非曰]孔子曰：“晋重耳之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勾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是曰]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现，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是曰]唐且曰：“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

[非曰]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纁，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玄纁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

[是曰]项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非曰]贾子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亦骂之也。由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是曰]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非曰]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是曰]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人不足，人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

[非曰]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

[非曰]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虚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是曰]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德申其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是曰]《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芷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发，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非曰]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针。”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曰]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非曰]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是曰]语曰：“忠无不报。”

[非曰]《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是曰]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楼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善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而万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怒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是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豫备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传》曰：“士芳谓晋侯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未至而设之[修国备也。预备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后救之[若救火、疗疾，量资币之属]，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后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谓人未有患，轻而重之，离人，召匱财，是以召灾也]。周固赢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是曰]《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非曰]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齐、秦、狄]，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而亢，则忧患生]。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是曰]《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其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是曰]《语》曰：“禄薄者不可与人乱，赏轻者不可与人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人难。”

[非曰]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蓐，立而杖插，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蓐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澠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是曰]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是曰]《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

[非曰]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是曰]韩宣王谓缪留曰：“吾两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闾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又藉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不独不见夫牛骖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

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致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為水火者靈矣。何仇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是曰]陳登為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人用，飽則揚去。”

[是曰]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為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召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眾心，關侯、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

[是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矣。倉吾媯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為是乎？”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

[非曰]趙武靈王欲胡服，人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國，禮者所以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發文身，錯臂左衽，臨越之人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易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離教，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迩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是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設上農夫欲今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於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桴鼓之相應也。”

[非曰]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

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己也。莫知己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

[非曰]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辩，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辩，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漂漂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鲋，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鹑，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鲋，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已不立。”

[非曰]孔子厄于陈蔡，子路愠，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患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是曰]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

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 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是曰] 《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侯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侯。

[非曰] 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怠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是曰] 《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候。

[非曰] 后汉范曄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是曰] 《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非曰] 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纓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是曰] 《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 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 《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 《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飧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

[是曰]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伐一而并失。由此观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蔣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酈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羖大夫贤乎？”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繆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客，被褐饭牛。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蔣相如因宦者繆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无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诤，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大意】

前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既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也有消极意义的一面。在现实中，损益是变革法令的两种方法，质文也是实行统治的不同方针。

世间万物，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就会获得截然相反的观点。各类经史典籍中也记载了对同一事物却自相矛盾的立论。

班固说以前王道衰微、诸侯纷争是因为各国君主好恶不同，致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这些学说各不相同，犹如水火，但却能相生相灭，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一致，而实现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气真理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前面所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适变十五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更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贲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匱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侈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

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 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

[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 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暗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少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义。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 [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其实，既知其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暖。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是以前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贍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前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

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慝，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鄧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鄧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大意】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来制定政治制度和政策。两者相符合，具有针对性，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还固守过时的制度和政策，就会劳而无功，徒增混乱。

从商鞅说服秦孝公来看，他知道要建功立德，就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

王道和霸道盛传于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通过除人害，足衣食，教礼仪，威刑诛等多种手段，使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普天之下安乐平和，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王道与霸道的优劣和区别就在于前者会用仁德来统治，而后者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

无为就是指顺其自然，按规律办事，也就是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君王在高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化为自己的优势。

圣人无为，大圣不作，是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是圣人所师法的，也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换句话说，就是循“道”做事。

曹参为相期间，执政策略以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道家的治国之术。

孔子说英明的帝王要内修七教，把它作为执政的根本原则，并贯彻落实到具体事务之中。外行“三至”，做到爱人、知贤和善于使用官吏。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

墨子从修建宫室和制作衣服等方面着手阐述墨家的治国之术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商鞅说：“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制定法令，安置官吏的作用是定名分、止争夺，做到“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令也”。所以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迹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这就是法家治国之术的核心。

由此看来，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从理论根源到施政手段都不一样，但愿望都是振兴国家，普济众生。而那些泥古不化，死守陈规的人则是历史的罪人。

正论十六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闾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

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覲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袭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

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

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词，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鵠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赉以问张躄，躄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帝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帝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恨恨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辮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

事害私为奸究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穀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遁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眼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黜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狂直必过。故葛屨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褒，园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大意】

前三篇论文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和探讨，但还有无暇顾及之处，而且主题不明确。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使论述完实完善。

六艺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是对从《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是对《周易》深刻领会到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善于言词，言简意赅而秩序不乱，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且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

以和顺阴阳、昌明教化为宗旨。

道家大都是出自史官，他们认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是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其流弊在于后世狂士抛弃礼乐制度和仁义原则。

阴阳家大多出自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其长处是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通告四时节令。流弊是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史书典籍载有详例。

法家的长处在于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治理天下。弊端在于苛刻狠毒的人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

名家大都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其长处是正名分，弊端后来有人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长处有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弊端有否定礼制和不分别亲疏近远。司马谈认为墨家俭而难遵。董仲舒以为墨家长于俭但失于礼。

纵横家大多出于行人之官。其长处是善于因事制宜、权衡处理，流弊有心未不正者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荀悦以为“三游”是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正确运用才会造福于民众，否则就会危害社会。

杂家的长处在于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流弊在于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

农家的长处是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短处是见识浅薄者主张君臣也去耕种。

范晔认为诸子百家的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目标却是一致的。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治要相互补充。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是当今政治的功过得失，至于哪一种学说值得尊崇，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时代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求通晓权变。

卷四霸图十七

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成康之隆也，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太公说文王曰：“虽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贤人而后能为之。”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求而见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以此友天下贤人者二，人而归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谓也。]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吴王问伍胥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之，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即归，彼归即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越王勾践问于大夫种曰：“伐吴如何？”对曰：“伐吴有七术，其略云尊天事鬼，以空其邪；遗之好美，以荣其志；遗之巧工，使起宫室，以尽其财；遗之谏臣，使之易伐；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坚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于是饰美女西施，献之吴王。吴王悦之。子胥谏，不受。吴王诛子胥。越又为荣盾，鍤以黄金献之吴王。吴王受之，而起姑苏之台，五年乃成，百姓道死。越又把蒸过的粟种遗吴王，吴王付人种之，不生，吴大饥。齐桓公欲弱楚，乃铸钱市生鹿于楚。楚闻之，喜，废耕而猎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钱而乏粟。桓公乃闭关，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其称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郑桓公欲袭郟，先问郟之豪杰、良臣、辩士，书其名姓，择郟之良田贻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疆场郭门之外而埋之以鸡狐之血。郟君以为内难也，尽杀之。桓公因袭郟。此皆诸侯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人之始苦也。[齐侯与晏子坐于露寝，公叹曰：“美哉！兹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人，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人归之矣。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陈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后世若少堕，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后果篡齐。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韩魏阴谋叛。智果曰：“二王殆将有变，不如杀之；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谋臣赵盾，韩康子之谋臣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万家之县各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智伯不从。韩魏果反，杀智伯。]于是强国务功，弱国务守，合纵连横，弛车毂击，介冑生虻虱，人无所告诉。

及至秦蚕食天下，并吞战国，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法严政峻，谄谀者众。使蒙恬将兵北攻胡，尉佗将卒以戍粤，宿兵无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于陈[陈涉、吴广戍渔阳，屯大泽。会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当斩。二人乃谋曰：“今已失期当斩。今举大计亦死，死为国可乎？”乃先说鬼神威众，因斩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耳。壮士不死，则亡已；死则举大名。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遂分将徇地，自立为陈王。]武臣张耳举于赵，[武臣略定赵地，号武信君。蒯通说范阳令徐公曰：“范阳百姓，蒯通也。窃悯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通曰：“足下为令十年矣，

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手，甚众。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乱，秦政不施，然而慈父、孝子将争接刃公之腹，以复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吊也。”曰：“何以贺得子而生也？”通曰：“赵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通，问其死生，通见武信君而说之曰：‘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取天下城，臣窃以为殆矣。用臣之计，无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可定矣。’彼将曰：‘何谓也？’臣因说曰：‘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贫而好富者，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则边地之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降而身死。必将婴城固守，皆若金城汤池，不可攻矣。为君计者，莫如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使驰骛于燕赵之郊，则边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矣。必相率而降，犹如坂上走丸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车马遣通。通遂以此说武臣。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如蒯通策也。] 项梁举吴，[梁令项羽杀假守通，便举兵起吴。] 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汉高祖名邦，字季，姓刘氏，沛国丰邑人，为泗上之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等起，胜自立为楚王。[张耳陈余谏曰：“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害，今始至陈，而自立为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国后，自为树党，进师而西，则野无交兵，城无守墙，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天下可图也。”胜不听。] 沛人杀其令，立高祖为沛公。时，项梁止薛，沛公往从之，共立义帝。[范增说项梁曰：“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故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锋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代代楚将，为将复立楚后也。”梁因求怀王孙心立之。] 约曰：先入咸阳者王之。

秦将章邯，大败项梁于定陶。梁死，章邯以为楚不足忧，乃北伐赵。楚使项羽等救赵，遣沛公别将西入关。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攻宛，南阳太守吕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张良曰：“强秦在前，宛兵在后，此危道也。”乃围宛。宛急，齮欲自杀，有舍人陈恢，逾城见沛公曰：“宛吏人惧降必死，固坚守，足下尽日攻之，死殒者必众，引兵而去，宛必随之。足下前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不如约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诸城未下者，必开门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吕齮为殷侯。] 攻武关，大破秦军。[赵高杀二世，立子婴，遣兵拒关。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愿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士卒不从。士卒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而击之。乃击秦军，破叛。”] 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秦人献牛、酒。沛公让，不受。于是人知德矣。] 遣兵拒关，欲王关中。是时项羽破秦军于河北，率诸侯兵四十万至鸿门，欲击沛公，沛公因项伯自解于羽。

羽遂杀子婴而东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汉王不肯就国，欲攻楚。萧何曰：“王虽王汉，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且诗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而申于万人之上，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士人，以致贤人，收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 于是用韩信策，乃东伐，还定三秦。[汉王之国也。韩信亡楚，从入蜀，无所知名。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荐为大将军。信拜礼毕，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

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者，岂非项王耶？”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比？”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虽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有功当封爵者，印剝弊，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立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计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而王此三人，秦人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人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遂听信计。初，汉王之入关也。张良送至褒中，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汉王乃使张良还，因烧之。楚以此无忧汉王之心也。]田荣怨项王之不己立，杀田市，自立为齐王。羽北击灭齐，[项羽以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张良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之蜀，欲得王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反。”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欲灭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击齐。]而使九江王杀义帝于郴。汉王为之缟素发丧，临三日，以告诸侯。[董公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王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为之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

汉王因羽之击齐，率诸侯之师五十六万，东袭楚，破彭城。羽闻之，留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归击汉。汉王与羽大战彭城下。汉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孰能为使淮南王鲸布，令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随何乃使淮南，说布背楚。[随何说淮南王曰：“汉王使使臣敬进书与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面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自负版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发淮南之众，自身将之，以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扫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渡淮者，垂拱而观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将以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高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齐；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以大王提剑而归汉，汉必裂土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臣进愚计，愿大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叛楚与汉，未敢泄。楚使者在淮南，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令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矣。独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乃如汉使者教。于是杀楚使者，因起兵攻楚也。]

汉王如荥阳，使韩信击魏王豹，虏之。[汉王问酈生曰：“魏王大将谁也？”曰：“柏直。”王曰：“此其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冯敬。”王曰：“不能当灌婴部将项他。”王曰：“不能当曹参。在，吾无患矣。”王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进兵，为陈船欲渡临晋，魏聚兵拒之。信乃伏兵，从夏阳以木罌度宰，袭安邑，虏魏王豹，便进兵伐赵也。]汉遂于楚相距于荥阳，楚围汉王，用陈平计，间得出。[汉王急问陈平：“策安出？”陈平曰：“彼项王骨鯁之臣亚父、钟离末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能出捐数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乃以四万斤金与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末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能裂地而封：“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具进楚使。使归，具报项王。项王大疑亚父。亚父欲争击汉王，项王不信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项王从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出军宛、叶，引项王南渡，使韩信等得集河北。”羽军引兵南渡，如其策。[辕生说曰：“汉与楚相拒于荥阳、成臬数月，汉尝困。愿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臬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集于河北赵地，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此计，出军宛、叶间。项王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辕生之策。]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东下井陘击赵，破之。乃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抚其国。汉王从之。[初，赵王与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陘口。广武君李左车说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新喋血阡陌。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挡。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出，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使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首可致于戏下。愿足下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成安君不听广武君。广武君策不用。信闻知之，大喜，乃进军击赵，破之。赵之破也，韩信令军中无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至戏下者。信乃解其缚，师事之。问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与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与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用听与不用听也。试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为擒矣。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破鄙下，身死泚

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阏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工女下机，榆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若此者，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疲，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可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短也。臣愚，窃以为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以镇赵，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饷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矣。”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燕、齐，从风而靡也。]

十二月，汉王拒楚于成皋，飨师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曰：“王高垒深壁，勿与战，使刘贾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积聚，破楚师必矣。”项羽乃东击彭越，留曹无咎守成皋。时，汉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用酈生计，复守成皋。[酈生说曰：“臣闻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为天，而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荡摇，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愿足下急复进兵，收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路，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王曰：“善。”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酈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酈生曰：“天下归汉。”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酈生曰：“汉王与项羽戮力西向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羽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武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土，与天下同其利，英豪贤士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万船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罪；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心不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能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叛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拔上党之兵；下井陘之路，诛成安之罪；北破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守行之路，拒飞狐之口，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立可待也。”田齐以为然，乃听酈生说，罢历下兵守。淮阴侯乃夜渡兵平原袭齐。齐王烹酈生，引兵东走。初，酈生见沛公，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入，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耶？且欲率诸侯破秦耶？”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酈生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之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足，起而谢之也。]羽初东，嘱曹咎曰：“汉挑战，慎勿与战，勿令汉得东而已。”咎乃出战死，汉王遂进兵取成皋。[汉挑曹咎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击破之，尽得楚国宝货。]羽闻咎破，乃还军广武间，为高坛，置太公于其上。汉王遣侯公说羽，求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归汉王父母及吕氏。

项王解而东，汉王欲西，张良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不如因其东而取之。”汉王乃追羽。与齐王韩信、魏相彭越期，会击楚，皆不会。用张良计，信等皆进兵围羽垓下，遂灭项氏。[汉王问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以魏豹故，越得拜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刘贾等皆引兵围羽垓下。]都洛阳。用娄敬策，徙都长安。[娄敬说王曰：“陛下都洛，岂欲与周室并隆哉？”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于邠，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邠，太王以戎狄故去邠，杖马椎居岐，国人争归之。及至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咸纳职责，道理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人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向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下。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四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籍战于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于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之卒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此所谓天府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与人斗，不扼其喉而拊其背，未能全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长安，业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喉而拊其背。”高祖以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即灭，不如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澠，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独守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以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祖即日驾，西都关中。]

有告楚王韩信反，用陈平计擒之，废为淮阴侯。[高帝问诸将，将曰：“亟发兵抗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及，而举兵击之，是趣

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高祖以为然，发使者告诸侯。上因随行。信果迎道中。帝预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势之国，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台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陈豨为代相，与韩信、王黄等反，豨自立为代王，上自往破之。[高祖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诬误者，赵相奏斩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五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守、尉。上既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吾知其无能为也。”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为将者乎？”对曰：“见有四人焉。”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各封之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尔所知也。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也，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封此四人以慰赵子弟心！”皆曰：“善。”于是上曰：“陈豨将谁也？”曰：“王黄、曼兵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其黄、臣等麾下受购赏，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初，韩信知汉畏恶其能。与陈豨谋反，高帝自将击豨，信称疾不从行，欲从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杀舍人。（舍人）弟告信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死矣，列侯群臣皆贺。相国诈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宫。] 尉佗王南越反，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绶，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陆生至南越，尉佗椎髻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进说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王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制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绶，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王先人冢，夷灭王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以临越，则越杀王以降，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蹶然起，谢陆生。卒拜尉佗而还。初，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谓曰：“闻陈胜作乱，豪杰叛秦相立，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即以佗行东海尉。事嚣死，佗移檄告诸郡曰：“盗兵即至，急绝新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自立为南越武王。]

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吕后临政。

[吕后时，陈平燕居深念。陆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吾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无欲矣。然有忧患，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于相；天下危，注意于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

则权不分；权不分，则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何不交欢太尉，深相交结？”平用其计，竟诛诸吕。初，吕后之崩也，大臣诛诸吕。吕禄为将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时，酈商子寄与吕禄善。于是乃使人劫酈商，其子往给说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乃得入北军诛吕氏也。]景帝时，吴楚反，征平之。[帝使太尉周亚夫东击吴楚，亚夫问父客邓都尉曰：“策将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争锋；楚兵轻，不能持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吴粮道绝，使吴梁相弊。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因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至荥阳，吴方急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夫守便宜，不肯往，坚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屯吴、楚兵后，绝其饷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吴、楚既饿，乃引兵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也。]

崩，太子彻立。[是为武帝。]崩，子弗陵立。[是为昭帝。霍光辅政，上官桀害光宠诈为帝兄燕王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又私调校尉。帝不信，而上官桀作伪果发，伏诛。]崩，立武帝孙昌邑王贺。[贺，昌邑哀王髡之子。即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条，霍光废贺为海昏侯也。]废，立武帝曾孙询。崩，立太子奭。崩，立太子懿。[是为成帝，委政诸舅王凤等，同日拜凤兄弟五人为侯，号曰：“五侯。”五侯皆专政也。]崩，立宣帝孙定陶孝王子欣。崩，立帝弟中山孝王衍。[是为平帝。帝年幼，为王莽所酖。崩，立宣帝玄孙婴。是为孺子，莽废婴自立。]

伪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侄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元舅凤为大司马，兄弟五人皆为侯。[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生成帝时，凤秉政。同日封兄弟五人为侯。]曼早卒，凤将薨，以莽托太后，封为新都侯。五侯竟为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贫，独折节恭谨。当世名士，多为莽言，上由是贤之，拜为侍中。[莽结交将相，收贍名士，赈施宾客，故虚誉隆洽，倾炽其诸父矣。]时，成帝废许后，立赵飞燕，飞燕女弟为昭仪。昭仪害后宫皇太子，帝无嗣，乃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欣者，宣帝孙，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为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王凤，故劝立之。]莽以发定陵侯淳于长奸，拜为大司马，[初，长与许皇后姊嫫私通，因嫫赂遗长。长许欲白上为左皇后。时，王根辅政，久病。长尝代根。莽心害长宠，白根曰：“长与许贵人私交通，见将军久病，私喜。”根怒，令莽白长，长下狱死。]时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傅后。[后即帝祖母，定陶恭太后从女弟也。]封后父傅晏为孔乡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为安阳侯。莽乞骸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时莽以侯在第。太皇太后令莽备佐丧事，复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帝，太皇太后临朝，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寻、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典枢机，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皆以才能并任显职。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意而显奏之。莽因固让，示不得已，上以感太后，下以取信于众庶。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讽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赐号“安汉公”。]平帝崩，莽征宣帝玄孙广成侯子婴立之，年三岁。遂谋居摄，如周公故事。[时，元帝统绝。宣帝曾孙五人，莽恶其长者，托以卜相宜吉，乃立婴也。]东都太守翟义反，败死。莽自谓威德遂盛，获天人之助，用铜匱符命，遂即

真。其九年，赤眉贼起。十四年，世祖起兵，与王匡等共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更始，即世祖族兄。世祖及兄伯升与新市、平林兵士王匡等合军攻棘阳。〕莽遣王寻、王邑击更始。二人兵败于昆阳，汉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渐台，藏于室中北隅间，校尉公孙宾就斩莽，遂传首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皇帝之九代孙也。王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莽末，南方饥馑，人民群入野泽，掘凫茈食，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等为平理争讼，遂推为渠帅。〕时世祖避吏新野，因卖谷宛，宛人李通以图讖说世祖。〔通父守，好讖记。通素闻守说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尝怀之。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轶乃共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曰：“吾意也。”会世祖避事在宛，通闻之，即遣轶迎世祖，遂相约结。初，世祖与伯升、邓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讖，言刘秀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秀乎？”世祖笑曰：“何用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后因谓世祖曰：“王莽残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往时会宛，语独当应耶！”世祖笑。及汉兵起，邓晨遂往从之。〕世祖于是与通弟李轶起于宛，兄伯升起于舂陵，邓晨起于新野，会众兵击长聚。

新市人王匡等立刘圣公为天子，而害伯升，〔刘玄，字圣公，世祖族兄也。避吏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升自王莽篡汉常愤，怀匡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之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王莽末，盗贼群起。伯升召诸豪杰计议，于是使宾客邓晨起新野，世祖、李轶起于宛，伯升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刘嘉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诸将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欲归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贪圣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后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欲尊立宗室，德甚厚焉，愚鄙之见，窃未有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将内自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羽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攻而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承吾弊，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则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善详思之。”诸将不从，遂立圣公。由是，豪杰失望。伯升都部将刘稷勇冠三军，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刘伯升兄弟也。更始何为者耶？”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乃陈兵数千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李轶与世祖既隙，后因冯公孙致密书，求效诚节，咸劝秘之。世祖乃班露轶书曰：“李季文多诈，不信人也。”今移其书告守、尉。书既宣露，朱鲋使人杀轶也。〕号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为偏将军，徇昆阳。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击世祖于昆阳。世祖破之。〔初，伯升拔宛已三日，世祖尚未知，乃伪使人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堕，下其书，寻、邑得之不喜。诸将既经屡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世祖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出，冲中坚。寻、邑阵乱，乘锐奔之，遂杀王寻。莽兵大溃，走者自相腾践，奔殆百余里。间会大雷风，雨下如注，潢水盛溢，虎豹皆战栗，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之不流。〕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邓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世祖见禹甚欢，谓曰：

“我得专封拜，先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令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帛，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蕃辅之功，犹恐未可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览英雄，务悦人心，立高祖之业，救万人之命，以公而虑之，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悦，及从至广阿，披与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之，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今海内散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世祖笑悦，又冯异说世祖曰：“人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巡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世祖纳之也。]王郎诈为成帝子子舆，立为天子，都邯郸，遣使降下郡国，世祖灭之。[王昌一名王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繆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而郎与之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称真子舆云。更始元年冬，林等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立郎为天子。世祖进攻邯郸，郎少傅李立为反间，开门内汉军，遂拔邯郸，斩王郎。收文书，得人吏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世祖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也。”]

世祖威声日盛，更始疑虑，乃遣使立世祖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守，并北之郡。[时世祖居邯郸宫，耿弇请问，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外，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拜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数及百万，圣公不能辨也，其败不久。公首举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驰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北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世祖大悦。弇归上谷，斩韦顺等。]世祖辞不就征，斩苗曾等，自是始贰于更始。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皆平之。[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为楚黎王，张步起琅琊，董宪起东海，岑延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有赤眉、铜马之属，不可胜计。初，铜马降，降者犹不自安。世祖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马，乃自乘轻骑接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服。世祖使耿弇讨张步。步闻之，乃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于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乃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溃，大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留兵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塹。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令军中曰：“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岗坂，乘高合战，临阵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步时都剧，使其

弟蓝守西安，诸郡太守守临淄，相去四十里。龔进军居二城之间。龔视西安城虽小，而坚，临淄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部，后五日攻西安城。蓝闻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龔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出其不意，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惧，遂将其众亡归剧。龔乃令军士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之，大笑，至临淄攻龔。龔先出临淄水上，突骑欲纵。龔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龔营，与刘歆合战，龔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大破之。步走降世祖。龔欲招其故众，令陈俊追斩诸贼，悉平之。]赤眉贼入函关，攻更始。世祖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赤眉贼樊崇立刘盆子为天子，入长安，杀更始，寇掠关中。]于是诸将上尊号，乃命有司设坛于鄠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帝位。[诸将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不能奉承大统而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三分天下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下不可以谦拒。唯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又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聚，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然后即皇帝位。]十月，驾东都洛阳，赤眉降。[大司徒邓禹、冯异、刘弘等征赤眉，异曰：“异前与拒华阴，经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浞池，要其东，异以兵击其西，一举而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遂大战赤眉。佯败，弃輜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等，弘等军溃乱，异与禹救之。赤眉小却，异归壁约期会战。异使壮士变服色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截出兵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遂惊溃。赤眉君臣面缚，奉皇帝玺绶降世祖。]平隗嚣，灭公孙述，天下大定。崩于南宫，时年六十三。

末孙灵帝用奄人曹节等，矫制诛太傅陈蕃、李膺，其党人皆禁锢。中平九年，黄巾贼起。[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畜养子弟，连结郡国，期三月五日内外俱起。唐周告之，角便起，著黄巾为标帜也。]灵帝崩，太子辩即位。董卓入朝，因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李傕逼帝东迁；曹操迁帝都许，操薨，帝逊位于曹丕。

魏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灵帝时为曲阳校尉。

汉末，阉竖擅权，何进谋诛阉竖，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使引兵向京师，欲以恐劫太后。[陈琳进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曰‘掩目捕雀’。夫物微，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而可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视，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而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外助，大兵一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无成功，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董卓至，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师大乱。

太祖亡出关，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于己吾。与后将军袁术、冀州刺史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同时俱起，合兵数万，推绍为盟主，[设坛场，共盟拆。臧洪操盘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暴，害加至尊，毒流百姓。大具沦丧，剪覆四海。兖

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谕此盟，俾堕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慷慨涕泗立下，闻者激扬。]曹公行称奋武将军。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兵屯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杀卓。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太祖至洛阳卫京邑，暹遁去。太祖以洛阳烧焚残破，奉天子都许。下诏责袁绍以地广兵强，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绍时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绍遂攻许，太祖破之官渡，绍呕血死。[袁绍，字本初，汝南人也。为司隶校尉。董卓议废立，绍不听，卓怒，绍悬节于上东门，奔冀州。卓购求绍。伍琼为卓所信，阴为绍说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即山东非公所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渤海太守。绍与孔伷等同起义，袭夺韩馥冀州，据河北。练精卒十万，骑万匹，欲进攻曹操于许。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徒历年，百姓疲弊，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命。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如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之。”授曰：“盖闻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败。曹操奉定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兵相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锐，将士思奋，而不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绍遂不用沮授之计。曹公军官渡。绍时悉众而南，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不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而克也。今释庙算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遂攻操于官渡。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散其资财，会宗族以与之曰：“势在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其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弊，而主骄将汰，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扬雄有言‘六国嗤嗤，为嬴若姬’殆今之谓耶！”及渡河，临舟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将济乎？”绍果为曹公所败。绍进保武阳与操相持。沮授又说曰：“北兵虽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修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渐逼官渡。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虚弱。若分遣轻骑，星行袭许，拔，则操为成擒。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法，审配收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公。而说操袭取淳于琼。琼时督军，屯在鸟巢，去绍军四十里。操自将急击之。时张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琼破，则将军事去。宜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擒，

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琮，而以重兵攻操营，不能下。曹公破琮，焚其积聚。绍军溃散奔北，曹公遂破绍，乃威震天下也。]太祖讨绍子谭、尚于黎阳，尚与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斩尚、熙，送其首，遂平河北。[初，太祖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之，郭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郭图、冯纪为之谋臣，定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征刘表，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太祖曰：“善。”太祖方征刘表，谭果与弟尚争冀州。谭遣辛毗乞降，请赦。太祖以问群臣。群臣多以表为强，宜先平之，谭不足忧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汉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得众，欲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今兄弟构恶，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全，力全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则天下不足定也，此时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许谭和破袁尚。]太祖征刘表，会表卒，子琮降。[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初平元年，诏以表为荆州刺史，南接五岑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援操，且欲观天下之变。刘先说表曰：“今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有所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能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复中立矣。曹操善用兵，其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以荆州降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不从。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表疽发背，卒。操军新野，傅巽说琮归降，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逆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如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备不足御曹公，即难保全楚，不足以自存；诚以刘备足敌曹公，则备不能为将军也。愿将军勿疑。”琮遂举众降。时，刘备奔在荆州，表不能用。闻荆州降，遂奔夏口。]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反，曹公破之。[曹公与马超等夹关为界。曹公急持，而潜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结营渭南。超遣信，求割地、任子以和，公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至期，交马上。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问遂何言，遂曰：“无所言。”超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改灭点窜，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曹公乃与战，大破之。关中平。诸将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关；贼必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者，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而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兵之乘变，固非一道也。”]

天子策命公为魏王。[孙权称吴王，据江东；刘备袭益州牧刘璋，据蜀。天下遂三分矣。]二十五年，薨于洛阳。子丕嗣，受汉禅。崩，子睿嗣。崩，子齐王芳立。废，高贵乡公髦立。废，常道乡公璜立。璜禅晋。

晋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达，姓司马，河内温人也。仕于魏武之世，历文明二帝，居将相之位，平孟达 [达为新城太守，反] ，灭公孙度 [度世称燕王，据辽东] ，擒王凌 [凌谋立楚王为帝。兵败自杀] 。魏明帝崩，遗诏使帝为太尉，与大将军曹爽辅少主 [少主齐王芳也] ，帝诛曹爽 [爽谋为不轨，宣帝谢病避之。爽党李胜为荆州别驾。帝诡为耄昏，云并州近胡，可为其备。胜退，谓爽曰：“司马公尸居残气，神形已离，不足虞也。爽于是专恣，恶太后知政，迁于永宁宫。嘉平元年，天子谒陵，爽兄弟权兵从出。宣帝乃启奏永宁宫，废爽。然后勒兵至洛水，迎天子，奏爽与其党谋反，皆诛] 。宣帝崩，子师代为相 [师字子元，是为肃宗景皇帝] 。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征平之 [俭钦初反也，景帝问王肃曰：“安国宁主，其术安在？”肃答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心。后孙权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皆在州，但急往御之，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景王从之，遂破俭等也] 景帝崩，弟昭代为相 [昭字子上，是为太祖文帝] ，辅政为司空。诸葛诞据寿春，反，奉招征平之。伐蜀，擒刘禅，于时政出权臣，人君主祭而已。魏帝不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长史贾充计，逆战，舍人成济执杀魏帝 [高贵乡公也，名髦，字士彦。乃伪令皇太后下令废少帝，又委罪成济，诛其三族] 。太祖崩，子炎受魏禅 [炎字子安，文帝太子，是为世祖武皇帝] 。即受魏禅，用羊祜，杜预计，征吴，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 [字正度，是为惠帝，武帝太子] 。

惠帝不惠，妃贾充女，为皇后，后秉权，杀扬骏，废太后 [贾后淫妒，遇姑无礼，乃诈诬太后父杨骏反，使帝诛之，废太后于金墉城，饿杀之] ，诛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 [亮、瓘并以名德执政，后意不得行，乃使帝弟楚王玮，矫诏诛亮，瓘，因又诛玮] ，戮楚王玮，殒太子遹 [贾后无子，乃诈有娠，养贾谧子为太子。遹，宫人谢氏生也，少而聪慧，贾后恶之，谮太子，废之金墉城，又遣小黄门杀太子。] 。用赵王伦为相国，伦恶司空张华，仆谢裴顾正直，矫诏诛之。伦遂篡帝位。于是齐王攸之子冏，与帝弟成都王颖等起义兵诛伦。颖于是镇邺，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安北将军王浚，又起兵讨颖。颖败，挟天子南奔洛。后惠帝复位，帝弟长沙王又谮冏，诛之。由是戎狄并兴，四方阻乱，遂分为十六国 [刘元海为匈奴质子，在洛阳，晋武帝与语，说之。谓王浑曰：“元海容仪机鉴，由余，日殫无以加也。”浑对曰：“元海容仪实如圣者，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无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吾族类，其心必异，任之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李髡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之号，鼓行而西，指期可定也。”孔恂说：“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蚊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惠帝失驭，寇贼蜂起。成都王颖镇邺，有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及王浚等讨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众所能御之，请为陛下还，说五部众，以赴国难。颖从之。元海至国，左贤王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以五万，遂寇平阳，陷之，入蒲。于时五胡乱中原矣。石勒者，上党羯胡也，据于赵。幽州牧王浚署置百官，勒有并吞之意，欲先发使以观之，议者金曰：“宜如

羊祜，陆抗之事，亢书相闻。”时张宾有疾，勒就而谋之，宾曰：“王浚假三部之力，图称南面，虽曰晋藩，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震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譎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后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业必无为之卑，当称藩推奉，尚恐不信，羊祜之事，臣未见其可也。”勒曰：“君侯之计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赍珍宝奉表推崇浚，浚谓子春曰：“石公一时英武，据有旧赵，成鼎峙之势，何谓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强盛，实如圣者，仰推明公，州郡贵望，累甚重光，出镇藩兵，威声播于八表。因以胡越钦凤，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钦任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哉？但以帝王不可以勇致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耳！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也，明公亦何怪乎？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矣，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下所许也。愿公勿疑。”浚大悦，遣使报勒。勒复遣使奉表于浚，期亲诣幽州，上尊号。亦修牋于枣篙，乞并州牧广平公。以见，必信之诚。勒篡兵戎，期袭浚，而惧鲜卑及刘琨为其后患，沈吟未发。张宾曰：“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奈曰：“王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叛离，还为寇仇，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此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兵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反，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薄，其实仇敌。若修牋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吾也。勒曰：“善！”于是轻骑袭幽州，勒至蓟北门，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动发。勒入，浚乃惧。勒入其听事，令甲士执浚送于襄国市，斩之，此三十六国之大略也】。

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炽立〔字丰度，是为怀帝〕，都长安，为刘聪所杀〔后魏拓跋氏以晋怀帝永嘉三年，自云中入雁门，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至孝文，乃改拓跋为元氏，都洛阳。肃宗崩，大都督尔朱荣谋立庄帝，荣害灵太后及王公二千人，立庄帝。帝杀尔朱荣。左仆射尔朱世隆率荣部曲自晋阳袭京师，执庄帝，杀之，而立恭帝。又废之。高欢乃知广平。王子修后为斛律斯椿所胁，走入关。周太祖宇文黑獭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是为西魏。诏授宇文泰为丞相。泰又害出帝，立南阳王宝炬，是为文帝。文帝崩，立王子为帝，又废之而立景帝，泰为太师，泰薨，子觉嗣封周公。魏帝禅位于觉，泰之第三子，受禅，国号周。至宣帝，帝崩，禅位于隋。初，尔朱荣之杀庄帝也，高欢为晋州刺史，起兵诛之，立魏出帝，欢为丞相。后魏既西入关，乃立清河王之子善见为帝，迁都邺，是为东魏，高欢薨，子齐王洋受东魏禅，国号齐。至温公纬为周所灭，周为隋所灭。隋文帝既受周禅，又南灭陈，天下一统矣〕。怀帝崩，立吴王晏子业，是为愍帝。亦为刘聪所杀〔此时胡乱中原，晋元乃迁都江左也〕。

中宗元皇命睿，乃兴于江东〔睿字景文。景文，宣帝曾孙也。元帝幼而聪敏，及中原丧乱，乃与王敦等渡江抚绥江左，甚得众心。后王敦于武昌反，至石头，帝攻之，不克，乃委政于敦。敦还镇武昌郡〕，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绍立〔绍字道畿，是为肃宗明皇帝〕。王敦威振内外，将谋为逆，肃宗

征破之 [用温峤等决计征之。初，敦之谋反也，温峤为其从事中郎，夙夜综其府事，伪相亲善，京兆尹缺，峤说敦曰：“宜自树腹心，以间构人主。愚谓钱凤可用。”敦曰：“莫若君。”峤伪辞让，临别之际，峤自起行酒。峤伪醉，以手板击钱凤帻，帻为之堕，乃作色曰：“钱世仪何人，温太真自行酒而敢不饮？”凤不悦，以醉为解。明日，峤将发，凤说敦留之。敦曰：“峤常云钱世仪精神满腹，昨小加声色，岂得以此相谗耶？”峤至都，陈敦反逆状]。三年，肃宗崩，至孝武帝昌明立，简文皇帝三子。氐贼苻坚寇淮南，晋冠军将军谢玄等人大破坚于淝水 [苻坚以百万之众至淝水。谢玄乃选勇士八千人涉渡淝水，玄遣使谓坚曰：“阻水为阵，旷日持久，请小却与君周旋。”秦诸将闻前军却，谓已失利。朱序之徒声云坚败。大军退，自相填籍，闻风声鹤唳，皆云南军至也。遂大败]。坚还长安 [苻坚以此卒亡灭也]。二十一年，帝崩。自后遂干戈相继，至安帝为桓玄所灭。宋祖刘裕平玄。至恭帝，遂禅位于宋。

高祖武皇帝姓刘，名裕，字德舆，彭城人。桓玄篡晋 [伪楚桓玄，字敬德，谯国龙亢人也。形貌怀特。为江州刺史，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会稽王世子元显专政，以玄跋扈，遣军征之。玄闻见讨，即率众下至京师，杀元显。诏以玄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高祖与刘毅，何无忌等潜谋匡复，起兵平玄 [时桓玄使桓弘镇广陵，刘道规为弘中军参军，今道规袭弘。桓修镇丹徒，高祖为修中军参军，自袭修。克期同发，刘毅，道规等既袭广陵，斩桓弘，以其众南渡；高祖、何无忌袭京师，斩桓修，率二州之众千二百人进舍竹里，移檄京师。曰：“夫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狡焉纵虐，或值圣明。自我大晋，屡扬阳九之厄。隆安以来，皇家多故，贞良死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桓玄敢肆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实繁，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辱，七庙堕坠。虽夏后之罹泥、豷，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载弥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病于转输，文武困于版策。室家分析，父子乖离，岂惟《大东》有抒轴之悲，《漂梅》有倾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志，谁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夕寤宵兴，思奖忠烈，潜构崎岖，过于履虎，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等，忠烈断金，精诚贯日，投袂荷戈，志在毕命。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事无以辑，辞不获已，遂总军要，庶上凭祖玄之灵，下竭义夫之力，剪馘逋逆，荡清华夏。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宠爵禄，而并俯眉猾竖，无由自效。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事，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倾之运，接势于已替之机，丹诚未宣，感奋填激，望霄汉以咏怀，顾山川而增伫。投檄之日，神驰贼廷。”何无忌之辞也。桓玄使桓谦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义军朝食，并其余，进造覆舟山东，令羸兵登山，多张旗帜，布满山谷，高祖率众奔之，士皆殊死战，谦军一时溃走，玄单骏走江陵，玄将入蜀，奔至枚回州，逢益州参军费恬之党，射杀之]，奉天子反正，因居将相之任，封豫州郡公，蜀贼谯纵称王，高祖遣将征平之 [高祖使朱龄石率众二万，自江陵伐蜀。高祖诫曰：“刘敬宣往出黄武，无功而退。今者师出应道青衣，贼料我当出其不意，复从内水。如此，则涪城之戍必有重兵，若逼黄武，正堕其计。今军自外水出，取城都，疑兵向黄武，此制敌之上策。为书于函，署曰：“至白帝发。”诸将虽行，未知所趋。及至白帝，乃发书，言众军悉由外水，藏薰自中水出广汉。使羸

弱乘高槛千余向黄武。谯纵果至，谯道福重兵守涪城，朱龄石次彭模，拒成都二百里。谯纵大将侯晖等屯彭模。朱龄石谓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吾师，欲蓄锐息甲，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由内水，故谯道福不舍涪。今重兵卒至，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晖之阻兵非坚壁也。因其惧而攻之，其势易克，克彭模，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矣。缓兵相持，虚实将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若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余人同为蜀子虜矣。”从之。明日，遂攻，皆克，斩侯晖。于是遂进克诸城，诸城守相次瓦解，纵自缢而死。姚泓僭号于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高祖既灭秦，入长安，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江南。时赫连都统万，闻之大悦，谓王买德曰：“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进取之方略。”买德曰：“刘裕灭秦，所谓以乱易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狼狽而反者，欲速成篡事，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伐逆，义贯幽显，百姓悬命望陛下旗鼓，以日为岁。清泥上洛，南师之要冲，宜置游军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峡，绝其水陆之道，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之人皆壶浆以迎王师矣。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旬之间必见缚于麾下。所谓兵不血刃，不战而自定也。”勃勃善之，南伐长安。高祖惧，召义真东镇洛阳，以朱龄石守长安，长安人逐龄石而迎勃勃，遂失关中也]。鲜卑慕容超据守青州，称燕王。高祖征擒超[初，超叔父德盗有三齐，德死超袭其位，遂寇淮北。高祖将有事中华，因其侵也，乃北伐超。大将军公孙五楼说超曰：“吴兵轻锐，难与争锋，断截大岷，使不得入，上策也；坚壁青野，芟除粟麦，中策也；据城待战，下策也。”超曰：“引，使过岷，我以铁骑践之，成擒矣。何处青野自取蹙弱乎？”初谋是役也，谏者申贼若严守大岷，则坚壁广固，守而不出，军无所资，何能自支。高祖曰：“不然，鲜卑姓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谓我孤军，将不及久，必将引，我且示轻战，师一入岷，吾何患焉？”既逾岷，虜军未出，高祖喜曰：“天赞我也。”众曰：“军未克，公何悦焉？”高祖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溃乏之忧，虜堕吾计，胜可必也。”六月，慕容超使五楼据临朐，羸老守广固。闻军近，超亦会焉。拒临朐四十里有巨蔑水，超使五楼往据之，曰：“晋军得水则难败也。”五楼驰进。前锋孟龙符奔就争先，得据之。五楼退，大军有四千人，分为两翼，方轨徐进未及，临朐贼骑交至。龙符等拒之，日向昃，战犹酣。高祖谓檀韶等曰：“虜之精兵悉于是矣，临朐留守必将寡弱。子以潜军逾其后，往必克城，多易旗帜，此韩信所以克赵也。且吾前言兵自海道往，必声之。”韶等鼓行而进。贼望曰：“海军至。”超弃城走，遂克之。军闻城陷，惧而不敢动，高祖亲鼓，士兵感奋，大奔崩之。超奔广固，进军围之，城陷获超，归于京师，斩于建康市]。贼卢循据南海，因高祖北伐，乘虚下袭建业。高祖还，乃平之。刘毅据荆州，二于高祖。高祖遣将征，诛毅[裴子野曰：“义旗同盟，莫有能全其功名者，何也？相与见畴日之矫捷，不知王业之艰难。彼则褰裳濡足，唯利是视；我则芟夷群丑，宁或负人。刘希乐，诸葛长民皆人杰也，岂其暗于天命，亦势使之然欤？假如何孟龄石长道庶其有血食。善哉，武王之作周也，八百诸侯皆同会曰：“纣可伐也。”尚还师于孟津，岂不知顺人行戮恶？欲速多祸也。高祖东方之师疾则疾矣，而侥幸之衅于是乎繁。呜呼，仁义之弊至于偷薄，而况奇功哉]。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反，征之[裴子野曰：“书称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若司马休之之动，非其时。罔敢

知吉。已虽得众，能违天乎？五运推移，无有不亡之国。为废姓，处乱朝，贤若三仁，且犹颠沛，而况豪侠者哉？昔中原殄灭，衣冠道尽，于是四海争奉中宗，岂徒系于晋德，实大有礼仪，故能遂兼南国，其兴也勃焉。至于义熙，不欲异于是矣，而宗室交流，未忘前事，波进越逸，祸败相寻，岂龛黎之伐弘多，将咎周之徒孔炽，不达兴废，何其黯欤！]。晋帝加高祖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晋安帝崩，大司马琅琊王即位，征帝入辅，禅位于宋[帝奉表陈让，表不获通。宋台臣劝进，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应曰：“按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太白昼经天，人更主，异姓兴。’义熙七年，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九年，镇星，岁星，太白，荧惑聚于东井。十三年，镇星入太微。占曰：‘镇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黑龙四登于天，《易经》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让，咸穷于六六亢位也。”帝乃从之]。

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在位三年崩[初，大渐，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羨之与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常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后皆如言也]，立太子义符[是为荏阳王。即位昏乱，司空徐羨之辅政，废为荏阳王]。废，立宜都王宜隆[是为义帝，帝，高祖第二子。为太子劭所杀。初，劭及弟睿并多乖礼度，惧上知，乃为巫蛊咒咀。帝闻之，大怒，将废劭而杀睿，更议所立。持疑未定，以事语睿母潘淑妃。以告劭，劭悖凶，乃弑帝于合殿，劭即位也]。弑，立武陵王骏[是为孝武皇帝，文帝第三子也。劭弑帝，骏起义兵至宋，诛劭]。崩，立太子业[是为前废帝。帝凶悖。左右寿寂之杀之]。崩，立湘东王彧[是为明帝，义帝第十八子也。孝武诸子，江州刺史晋安王勋，寻阳王子房等并举兵反，皆征平之]。崩，立太子昱[是为后废帝，在位凶悖。常欲杀扬玉夫，玉夫惧。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织女渡报己。王敬则先与玉夫通谋，玉夫候帝眠熟，遂斩之，送首与齐王萧道成也]。崩，立顺帝准[是为顺皇帝，明帝第三子也]，逊位于齐萧道成，凡八代六十六年。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姓萧氏，东海兰陵人也。为辅国将军。宋明帝初，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在东诸郡起兵。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归魏，遣从子素儿攻淮阴。晋安王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道入三吴，帝并讨平之，使镇淮阴。七年，征返还都[宋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间流言帝为天子，愈以为疑。帝初见征，部下劝勿就征，帝曰：“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幼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他族？唯应速发，缓当见疑。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运；祸患方兴，与卿等戮力也]。至，拜常侍。明帝崩，遗诏使与袁粲共掌机事。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帝讨平之[初，范举兵，朝廷惶骇。帝与褚彦回，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吾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余并注同。乃单车白服出新亭，筑垒未毕，贼骑交至，乃解衣高卧，以安众心，竟破之也]。迁中领军，苍梧王深相猜忌[帝昼卧，裸袒。苍梧王率数十骑直入领军府，立帝于宫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射之，左右玉夫固谏曰：“领军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骨箭射之。”一箭中脐，苍梧投弓于地也]，常语左右杨玉夫：“伺织女渡，报我。”是夜七夕，

玉夫惧，取千牛刀杀之[玉夫与王敬则通谋，杀苍梧。赍首送领军府，报帝。帝乃戎服夜入殿中。明旦，召袁粲等计议。粲欲有言，帝鬓须尽张，眼光如电。敬则拔刀跳跃，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染敬则刀。”乃自取白纱帽加帝首，令即位。曰：“事须及热。”帝正色曰：“卿都不自解也。”]帝乃迎立顺帝。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帝讨之[初，攸之称太后命，已下都，袁粲、刘秉等见帝威名日盛，不自安，与攸之通谋；举事殿内。帝命王敬则于殿内诛之]。进位相国，封齐公，备九锡[策曰：“朕以不造，风罹兇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族，神厌灵毅，海水群飞，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高勋至德，振古绝伦，虽保衡冀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受公典礼，其敬听朕命，乃者袁刘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讎。当此之时，人无固志，投袂徇难，超然奋发。登戎车而戒路，执金版而先驱。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虚淮浦。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公受命宗枋，精贯朝日，拥节军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泉其渠帅；保境全人，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不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人，窃觐不虞，于是江服未夷，皇途荐阻。公忠义奋发，在险弥亮；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望，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略疆场，丑羯俯张，势振彭泗。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祲时荡，吊死扶伤，弘宣皇泽，俾我淮淝，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阙后，狃狃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已老，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冑，视险若夷，分疆划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桂阳负众，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飞矢集于君室，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挺剑凝神，则奇谋不世；把旄指麾，则懦夫成勇，信宿之间，宣阳底定，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诸夏糜沸，淫刑以逞，谁则无辜，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社，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刘携二，成此乱阶，丑图潜构，危机密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神漠内运，霜锋外举，袂袂载澄，国途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包藏，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公仗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皎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竟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湘浦安流，章台顺轨，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加之以明哲，道庇生灵，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劳王室，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室之勋，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合，弼余一人，永清四海。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汪哉邈乎，无得而名之也]。四月，宋帝禅位于齐。甲午，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夫肇自生灵，树以司牧，所以闡极则天，开元创物，肆兹大道，惟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焕诸方册，载在典谟。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济于阙难，大造颠坠，再构区宇，诞惟天人，罔弗和会，乃仰协归运，景属与能，用集大命于兹，辞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献，暨于百戎，金曰：皇天眷命，

不可以固违，人神无统，不可以旷主，畏天之威，敢不抵顺鸿历，敬简元辰，虔奉皇符，登坛受禅，告类上天，以答人衷，式敷万国，唯明灵是飨]，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崩，立太子贲[是为世祖武皇帝也]。崩，立太孙昭业[是为郁林王，即位无道，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辇辂车载入阁，即奏湖伎，高宗杀之]。崩，立弟昭文[废为海陵王也]。废，立西昌侯鸾，[是为高宗明皇帝，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即位亟行诛戮，且寝疾经年，预为梓宫。之故地，高武诸子扫地无余也]。崩，立太子宝卷[是为东昏侯，即位凶暴，以金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又于宫中为市，自为市吏，以潘妃为市令。义师至，为左右所杀]崩，立和帝宝融[明帝第八子也]。以位禅梁[先是，文惠太子与才人共赋七言诗，句后辄云愁，和帝是验矣。东昏侯宫里作散叛髻，反根向后。东昏时天下散叛矣。又立帽，翦其口而舒两翅，名曰：“风渡三桥”。裂裙向后，总而结之，名曰：“反缚黄鹞”。梁武宅在三桥，而风渡之。风翔之验也。黄鹞者，皇离也，而反缚之，东昏戮死之应也。先是，百姓及朝士以帛填胸，各曰：“假两”。假者，非正名也。储两而假之，明不得真也。东昏诛，子废为庶人，假两之意也]。

梁高祖皇帝名衍，姓萧氏，为巴陵王法曹，后为竟陵王子良八友[初，皇考之薨，不得志，及至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常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唯利是为。若啖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吾意也”。果如其策]魏将王肃攻司州，帝破之，以功封建康郡男，齐明帝崩，东昏即位。遗诏以帝为都督，雍州刺史[东昏时，刘暄等六人更直省内，分日帖敕，世谓“六贵”。又有御刀等八人，号曰：“八要”。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帝谓王弘策曰：“政出多门，乱是阶矣，当今避祸，唯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罹时患也，须与益州图之耳。”时上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帝与谋，不从，寻被害也]长兄懿被害，帝起义[召僚佐集于厅事，告以举兵，是日建牙。先是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帝知其谋，乃遣王天武诣江陵，遍与州府人书，论军事。天武既发，帝谓弘策曰：“今日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武至，必回惶无计，若不见同，取之如拾芥耳。断三峡，据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声，临九派，断彭蠡，传檄江南，风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延引日月耳。江陵本惮襄阳人，加唇亡齿寒，必不孤立，宁得不见同耶？以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及山阳至巴陵，帝复令天武贲书与颖，胄兄弟。去后，帝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书，今只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一一具天武口。及问天武，口无所说。天武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兄弟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是驰两空函定一州也。山阳至江安，果疑不止。颖胄乃斩天武，送山阳，信之。至荆州，驰入城，将逾阊悬门，发折其辕，投车而走。陈秀拔戟逐之，斩于门外。颖，胄即遣驺使传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曰：“时不利，当须待来年二月。”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

用日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来年耶？帝不从，乃赫然大号也。]。戊申，帝发自襄阳 [帝留弟守襄阳城，谓曰：“当置心襄阳人腹中，推诚信之，勿疑也，天下一家，乃当相见也。”] 郢鲁诸诚及诸将并降 [初，东昏遣吴子阳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帝命王茂潜师袭加湖，子阳窜走，众尽溺于江。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先是东昏使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声援。帝谓诸将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惊服？”陈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狈奔归。彼人之情当凶惧我。谓九江可传檄而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憧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鲁山城郢并降。伯之及子武牙见帝至，并束甲请罪]。壬午，帝镇石头，命众军围六门，卫尉张稷斩东昏，以黄油裹首送军 [帝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收潘妃，诛之。以宫女二千人分赉将士也]。平京邑，齐和帝以位禅梁。帝即位。太清元年，齐司徒侯景以十三都内属。侯景反。至京师，幽帝而崩 [天监中，释宝志为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封记之。帝三十八克建业，八十三遇火灾。元年四月十四日同泰寺火灾。皆如其言，此之谓也]。侯景立武帝太子纲为帝，又为景所杀 [追尊为太宗简文皇帝也]。湘东王绎于荆州，使王僧辩等平侯景，传首江陵 [僧辩等劝进曰：“军众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分勒武旅百道同趋，轰然大溃，群凶四灭。伏惟陛下，咀痛茹衰，婴愤忍酷。自紫庭绛阙，胡尘四起，掖垣好时，冀马云屯，豺狼当道，非止一人，鲸鲵不臬，经五载矣。天威既振，冤耻并雪，百司岳牧，仰祈宸鉴。咸以锡圭之功。既归有道；当璧之礼，允属圣明。而优诏谦冲，杳然凝邈；飞龙可跻，而乾爻在四；帝阖云叫，而阖闾未开；讴歌再驰，是用翘首。岂可久稽群议，有旷夷则也] 景子湘东王即位于江陵 [是为孝元皇帝，武帝第七子也] 魏使万纽，于谨来攻，梁王警率众会之，帝见执，魏人戕帝 [初，武陵之平，议者欲固具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曰：“建业王气已尽，渚宫州已满百，于是留，寻而岁星在井，荧惑守心。帝观之，慨然谓朝臣曰：“吾观玄象，将恐有贼，但吉凶在吾，运数由天，避之何益？”寻为魏军所逼，城陷见执，进土而歿之，古老相传云：“洲满百，荆州出天子。”桓玄为荆州刺史，内怀逆意，乃遣凿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破，竟无所成。宋文帝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篡统。太清末，枝江杨阖浦生一洲。明年，而梁元帝立。承圣末，其洲与大岸通也] 江陵既陷，王僧辩，陈霸先等议立帝子方智 [是为敬皇帝，元帝第九子]，于江州奉迎至建业即位。太平二年，禅位于陈。

陈高祖武皇帝姓陈氏名霸先，吴兴长城人也。梁武帝时为直阁将军。侯景反，高祖率所领与侯景大战，侯景死，湘东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还镇京口。承圣三年，西魏攻陷西台，高祖与王僧辩立晋安王，进帝位。司空僧辩又与齐氏和新、纳贞阳侯 [高祖叹曰：“嗣主高皇之孙，元皇之子，竟有何辜，生见废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也]。高祖以为不义，潜师袭王僧辩于石头，克之，是夜缢僧辩，贞阳侯逊位，晋安王复立。徐嗣徽北引齐师，遣萧轨等四十六将，济江至幕府山，高祖并破之。进位丞相，进爵为陈王。永定三年，梁帝禅位于陈。三年，上崩 [时上长子衡阳王为质于周，乃立高祖弟始兴烈王长子也]，立弟子蒨 [是为世祖文皇帝也]。崩，立太子伯宗 [是为废帝]。废，立顼 [是为高宗宣皇帝，始兴烈王第二子也]。崩，立太子叔宝，是为长城公也。叔宝在东宫，好学，有文艺。及即位，耽酒色 [左

右佞嬖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者千余人。尝使孔贵妃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彩^菱，置五言诗，十客人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昏达旦。以此为常也】。

隋文帝初受周禅，甚敦邻好。宣帝崩，遣使赴吊，修故国之礼，书称各顿首。而后主骄奢，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秦”。隋文帝不悦，以示朝臣。贺若弼、杨素等以为主辱，再拜请罪，并求致讨。文帝曰：“我为人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命作战船[人请密之，文帝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柿于江，若彼能改，我又何求]，以晋王广为元帅，督八十总管以致讨[初，隋师送玺书，暴后主恶，三十万纸，遍谕江东诸军，既下江镇，或相继奏闻，沈客卿掌机密，抑而不言。隋军临江，后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虜今来必自败。”纵酒作诗不辍。隋军或进拔姑孰，或断曲阿之冲，乃下诏曰：“犬羊凌纵，侵窃郊几，蜂蚕有毒，宜时扫定。”以摩摩诃为皇畿大都督，分兵守要，僧尼道士执役。隋军南北道并进，众军溃败]。韩擒虎入自南掖门，文武各官皆遁，擒后主[隋师之入也，仆射袁宪劝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隋军以绳引之，惊其太重，乃与张贵妃，孔贵人同乘而上。隋文帝闻之大惊。鲍宏对曰：“东并于天文为秦分，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也。”先是江东多唱王献之桃叶辞，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晋王广军于六合镇，其山名“桃叶”，果乘陈船而渡之也]。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三月癸巳，后主与三公百司发自建业，之长安。及至京师，列阵舆服，引后主及王公。使宣诏让后主，后主屏息不能对。封长城公[隋文帝东巡，登芒山，后主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及出，隋文帝目送之曰：“此败岂不由诗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也]至仁寿四年，终于洛阳[先是，蒋山众鸟鼓翼抚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后主在东宫时，有鸟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画地成文。曰：“独足上高台，盛草化为灰，欲知吾家处，朱关当水开。”解者以为“独足”言后主独行无众，“盛草”言荒秽。隋承大运，得火而灰。及至京师，家于都水台，所谓“高台当水”也。有会稽人史溥曾梦着朱衣人，武冠自天而下，以手执金牌，溥往看，上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陈亡果如梦。梁末童谣曰：“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皂荚相料理。”僧辩灭，群臣以谣言奏，言僧辩本乘巴马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谓陈也；而不解“皂荚”之谓。既而陈灭于隋，说者以为江东以羯羊角为皂荚，隋氏姓杨，杨，羊也。言终灭于隋。北齐末，诸省官多称省主，主将见省也。则兴亡之兆尽有征云]。

隋高祖姓杨氏名坚，周武帝初为隋州刺史，女为太子妃。周宣帝立，拜为大司马。宣帝崩，立靖帝，进爵为隋王。逐禅位焉，改号开皇元年。九年，平陈，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为皇太子。高祖崩，太子即位[是为炀帝]。

炀帝无道，盗贼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设坛于巩，自署为魏公[密，辽东人，蒲山公宽之子也。少倜傥有大志，常有思乱之心。与杨玄感为刎颈交，玄感以势凌之。密怒曰：“决机两阵之间，暗哑叱咤，三军披靡，邀功一时，密不如公；若涉彼长途，驱策贤俊，使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一阶一级而轻天下士大夫耶？”及玄感反，密归之，为其谋主。后玄感败，密变姓名，奔翟让。让立密为魏公，开幕府，置僚属，有九十余万人]。梁

师都据夏州，刘武周杀太原留守王恭，举兵反。窦建德自号夏王，朱粲自号楚王，刘元进据吴都。炀帝闻群贼起，大惧，使冯慈明征兵东都 [炀帝闻盗贼蜂起，召群臣问之。皆曰：“此鼠窜狗偷，何足以忧”侍御史韦德裕曰：“今海内土崩，纲纪大坏，而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等阿媚陛下，隐秘不言。所谓积薪已燃，宗庙必不血食矣。《周书》曰：‘绵绵不绝，将成江河’，陛下勿以谏言不以介意。”乃诏冯慈明诣东都征兵，将以讨密，为缴逻所获，归之李密。密闻慈明至，大悦，谓慈明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纠合苍生，思平宇内。熊罴之士，百万有余。据敖仓之粟，带成皋之险，干戈精练，甲冑坚实，决东海可西流，蹴泰山可东倾，以此御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东都危急，不日将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蒲山公策名先帝，位极朝端，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怀反噬之志，弃隋之大德，即泉感之顽器，恶积祸盈，败不旋踵，网漏吞舟，至于今日，昔巨君以天下之众，弊于光武；处仲以江左之师，穷乎明帝。明公以乌合之卒，不越数千，狼顾鸱张，强梁村坞，唯德是辅，公何预焉。”密乃幽之司徒府，慈明密令人诣东都，事泄，翟让杀之]。诏唐国公渊镇太原。五月甲子，唐公举义兵，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天子，行伊霍故事。传檄天下，闻之响应。

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使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被甲三万。留公子元吉守太原。义师次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拒义师，时连雨不霁，粮运不给，又讹言突厥将袭太原。唐公惧，命旋师。用秦王谏，乃止 [秦王谏曰：“独夫肆虐，天下崩离，狼顾蜂飞，跨州连县。丈夫不得耕耘，女子不得纺绩。故仗剑汾晋，举旆秦墟，将斩封豕以安万人，戮鲸鲵而清四海。据崤函之固，挟天子之威，令诸侯，定天下。是以闻之响应，投赴如归。今遇小敌，便将反旆。恐义师一朝解体，大事去矣，势不可全。归守太原，则一城贼耳，恐不旋踵，祸变仍生。”乃止也。]冬十月，义师次长乐宫。卫文升挟代王乘城拒守。十一月，平京师，尊代王为天子，改元义宁 [遣使四出徇郡县，隋行宫唐公悉罢之。后宫，还其亲属。初，隋将多侵百姓，百姓患之。及义师至，秋毫无犯，皆曰：“真吾君也。”]时炀帝将之丹阳，而大臣将卒皆北人，不愿南迁，咸思归。宇文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杀炀帝于江都，隋室王侯无少长皆斩之。立嗣王浩为天子，化及为丞相 [上曾梦见青衣儿谓曰：“去亦死，往亦死，不若乘船渡江水。”裴蕴、虞世基皆南人，赞成其事。将帅不愿南迁，将因会鸩之。南阳公主惧杀其婿，以谋告宇文士及。士及告其兄化及，遂反执帝。帝曰：“吾何负于天地而至此乎？”马文举对曰：“臣闻万姓不可无主，故立君以抚之，是知一人养万姓，非万姓养一人。高祖文皇帝粤有下国，丕隆大宝，除苛政，布恩德。南战强陈，北灭狡虏，二十余年，河清海宴，既而弃世升遐。陛下即位，违远社稷，委弃京师，巡游行幸，略无宁岁。浚通河洛，控引江淮。丁壮倦劳苦，老弱疲转饷。高颖、贺若弼，先朝重臣，勋德俱茂；薛道衡英华冠世，经纶之才，咸被非辜，卒遭夷戮，贤哲之士退，佞佞之子升。又频年讨辽，征役不息，行者不返，国用空虚，白骨被于原野，肝胆涂于草泽。悠悠冤魂，有谓上帝，将假手于人矣。及在雁门，取辱戎虏，重围既解，理须宁息，方更巡游吴越，翱翔江上。头会箕敛，以供行乐。士卒无短褐，后宫厌罗绮。士卒无糠糟，犬马贱粟肉。甲冑生虬虱，戎马不解鞍，拒谏饰非，无心反驾。遂使九县瓜分，八绂幅裂。以天下之富，四海之贵，一旦弃之，犹曰无罪，臣窃为陛下羞之。”乃默然，

缢杀之]。

五月戊子，天子侑逊位于别宫，禅位于唐，都长安[大业末，谣曰：“桃李子，洪水远扬山，宛在花园里。”李，唐姓也；洪水者，唐王讳也；杨，隋姓也；花者，叶不实也；园囿者，代王名侑，与囿音同；会杨侑虽为帝，终于历数有归，唐王当践其位也]。己巳，王世充、段达等立越王侗为皇帝于洛阳。六月，宇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城，据黎阳，称许。李密率大军，壁清淇。敦煌张守一闻密之拒化及也，说越王以讨。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计，与密连和。[张守一说曰：“臣闻鸿鹄之翔未就，冲天之情已萌：武豹之文未备，食牛之心已成。今陛下据全周之地，背河面洛，带甲十万，粟支数十年，此霸王之资，非待翔成文备之势也。固城自守。不以济世为心，何异夫群蚁之婴一穴乎？窃为陛下不取。”越王曰：“若之何？”对曰：“三王之兴，五伯之举，莫不由兵以成大业。故夏启有甘野之师，齐桓起召陵之众，皆以征讨不庭，伐叛威慝也。今天下土崩，英雄竟起，为陛下腹心之患者，莫过夏魏。夏遣师涉河，则东都非陛下之地；魏遣师逾洛，洛口之粟非陛下所有。累卵之危，无以加也。臣闻兵以正合，而以奇胜。韩信所以斩成安，子房所以降秦也。请选精锐之士二万人守洛阳；三万人循河而守，以备夏寇之来；亲率大军出洛口，掩魏之师，魏之群臣谓陛下从天而降，仓卒之间，智者不为计矣。李密既灭，则建德慑气，备守边疆，相时而动，则文皇之业可修，世祖之基不坠。”越王曰：“朕新受命，人神未附，兵革屡兴，恐士大夫解体于我。”守一曰：“陛下以累圣之资，继二祖之业，虽夏人之思禹德，复戴少康；汉室之恋刘宗，重尊光武。以今况古，彼有惭德，况密有可伐之势者三，何则？始密与翟让同起乌合之众，大业已就，密乃杀让而夺其位。士卒初丧其主，鬼神新失其祀。人神未附，一也。地广兵众，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二也。精锐之卒并拒秦王，巩洛所留悉皆老弱，乘其虚而袭之，必得志矣，三也。志曰：‘夺人之先。’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陛下兼此三事，又居之以先，无不克矣。”王将从之。孟琮曰：“化及率思归之众，其锋不可当；李密英雄，勇略不世，非密无以灭化及；且袭之不得，复生一化及。臣请说以利害，示以大节，使为元戎，以除凶祲，徐议其后，未为晚也。”王曰：“善。”孟琮东说密曰：“明公以乌合之卒，密迓王城，罕慕德之人，无山泽之固，兵法所谓四分五裂，特所忌焉。念东有化及之师，西有东都之众。来拒化及，则王师袭其后；备东都而不行，则化及之师日至，于是六军屯洛口，化及下武牢，诚恐不暇转旋，败亡已及。今皇帝世宗成帝之子，世祖明帝之孙也，以累世之资，当乐推之运，士马百万，据有旧都。宇文文化及怀音蔑闻，亲行梟獍。主人枕戈待旦，将卒蓄力待明。将军诚能率先启行，诛锄凶暴，则有磐石之安，无累卵之危也。晋文舍斩祛，齐桓置射钩。况主上圣哲自天，宽和容众，勿以畴昔之失，过望于皇帝也。狐裘羔袖，将军择焉。”]密初闻张守一之谋，大惧；及琮至，大悦。使记事李俭朝，越王大悦，拜密为太尉魏国公。李密无东都之虑，尽锐攻化及，破之。密自败化及，益以骄傲，越王命王世充击密，密不用祖彦君计，密师败绩。遂西奔京师，寻谋叛，杀之。[王世充之击密也，密会群僚议之。裴仁基曰：‘世充今悉锐而至，洛下必空，但坚守其要路，无令得东而已。以锐卒三万循河曲而上，示逼东都，东都必急，世充必救。待其至洛，然后还军。如此，吾有余力，彼劳奔命，兵法所谓‘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数战以疲之，多方以误之’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世充之兵不

可当者三：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待时。彼欲战不得，求走无路。不盈十日，世充之首可致麾下。诸君以为何如？”单雄信曰：“以乐战之兵当思归之卒，食饱不敌，战必克矣。”祖彦君曰：“不可，夫师曲为劳，师止为直；曲则为饥，直则为饱。世充挟隋室之威，不可为曲；主公以逆为名，不可为直。裴光禄之谋，一时之上也；主公之策，持久之上也；单将军之谋，灭亡之下也。夫物不两大，胜无常资。故庆者在闾，吊者在门。诚恐乘于化及，必殆于世充。请按甲息兵，候时观衅，世充志大而体强，心勇而多悍，忸于自伐，必有异图。不盈数年，祸将作矣。然后仗顺而举，应天顺人；嵩岳为城，洛水为池；武臣勒兵经略于外，文吏儒士守之于内。孰与邀一时之功，坠万全之业？欲取之，先与之；将弱之，必强之，欲取而不与，必受天咎；将弱而不强，必受天殃。愿主公始与之而强之，我承其弊，以全制其后，无弗捷矣。”密曰：“智哉”。欲不战。王伯当，单雄信曰：“天下安乐，百姓无事，耨文采墨，从容于庙堂，武不如文；四海沸腾，英雄竞起，角帝图王，荡清氛祲，文不如武。各有其时，不可戾也。越王淫虐之余，天厌之久矣。且天命不常，能者伐之，何曲直之有？请以定乱属武臣，制治属文吏。今日不战，大事去矣。”密遂用单雄信策。合战，密师败绩。世充乘胜趋洛口。密左长史邴元真以仓城降。密奔武牢，不敢入。北渡河，遂奔唐。初，王伯当与单雄信、徐世勣俱为密将，军中号为三杰。故密信之而大战。]大唐武德二年，王世充杀越王侗于洛阳，僭称尊号，隋氏灭矣。[梁时沙门宝志为书曰：“牵三来就九，索虏下殿走。意欲东南游，厄在彭城口。”今兹三月，江东童谣曰：“江水何冷冷，扬柳何青青，人今正好乐，已复戍彭城。”牵三就九，十二年也；戍言输也；吴人谓北人为虏，江都西有彭城村，村有彭城水，上引其水入西阁之下，果于此被执。初，上在江都，闻英雄竞起，皆曰：此乃狂贼，终无所成。”及闻义师起，上方卧，惊起曰：“此得之矣！杨广博览多闻，而不知学，渊为天子，安用圣为？”抚心而叹，久之复卧，曰：“王者不死，天自成人也。”]

论曰：干宝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得天下。隋时之义大矣哉。”范晔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其所以致削弱祸败者，盖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虽亦有数，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贤豪，为人去利除害；其失之者，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无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远佞人，去僻恶。’有旨哉！”[昔秦王见周之失统丧权于诸侯，遂自恃任人，不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灭秦。高祖既定天下，念项王从函谷入，而已由武关到，惟修关梁，强守御，内充实三军，外多发长戍。及王翁之夺取，乃不犯关梁，而坐得其处。王翁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及其失之，又不从大臣生焉。更始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人悦声，则自安乐，不纳谏臣。赤眉围于外，近臣又反于城，遂以破败。由是观之，夫患害非一，何可胜为防备哉！贾谊曰：“夫事有招祸，法有起奸，唯置贤良，然后无患矣！”]【大意】

成康从兴隆到衰落历时三百余年，周朝太平无事也有三百多年，其后相继经历了春秋五霸。田常篡齐，六卿把持晋国朝政，后来，范、中行、知三家败灭，赵、魏、韩三家分晋，战国诸雄的局面形成，列国之间争战不断，

百姓开始遭难。

等到秦蚕食天下，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秦实行酷律暴政，民不聊生。秦始皇驾崩后，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陈起义，武臣张耳在赵地起义，项梁在吴地举兵，田儋在齐地举兵，景驹在郢地举兵，周市在魏地举兵，韩广在燕地举兵。普天之下，豪杰并起，最终灭秦。

沛人杀掉县令，推举泗水亭长刘邦为沛公，刘邦率众投奔项梁，共立楚怀王的孙子为义帝，并相约：先入咸阳者王之。秦将章邯在定陶大败项梁后北攻赵地，楚王命项羽解赵地之围，并命刘邦向西入关。沛公降宛克武关，大破秦军，入咸阳之后，与秦人约法三章，并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率军四十万驻鸿门，欲击沛公。沛公因项伯相救得以逃脱。

项羽杀掉子婴，定都彭城，封沛公为汉王统治巴、蜀。汉王采用韩信计策，向东进攻，再次安定三秦之地。田荣犯恨项羽不封自己为王，于是杀掉田市，自立为齐王，项羽率军北伐不齐，另派九江王在彬地杀掉义帝。汉王刘邦为义帝缟素发丧三天，把此事遍告天下诸侯。

刘邦乘项羽攻打齐王之机，率诸侯的军队五十六万，向东偷袭楚国，攻克彭城。项羽得知以后，自帅精兵三万回师攻打汉军。两军大战于彭城下，汉军战败，从梁地退到虞地，刘邦对左右说：“谁能出使淮南，劝黥布背叛楚，使项羽在齐地停留几月，我取天下就无危险了。”随何于是出使淮南成功。

汉王到荥阳，命韩信攻打魏王豹，俘虏了魏王。汉楚两军相持在荥阳。楚军包围汉军，汉王采用陈平离间计，得以解围。汉王入武关，招集士兵，想要再次东下。辕生劝说汉王：“请大王你发军宛、叶，引项王军队南渡，使韩信等人得以聚兵黄河北攻打楚国。”汉王听从建议，形势果如辕生所言。韩信和张耳领兵几万，东下井陘，攻打赵地取胜，于是报告汉王，请求立张耳为赵王，治理赵国。

十二月，汉王在成皋与楚军相持不下，犒饷将士之后，想继续作战。郎中郑忠进谏说：“大王你加固军垒，不要作战，派刘贾帮助彭越进入楚军，焚烧他们的粮草，那样一定能大破楚军。”项羽此时向东攻彭越，留下曹咎把守成皋。当时汉军多次被困荥阳成皋，正打算放弃成皋向东进发，驻扎巩、洛之间抵抗楚军。刘邦采用酈生的计策，又得以拒守成皋。项羽向东进军之初，嘱咐曹咎不可与汉军交战。曹咎不遵，出兵战死。汉王进兵成皋。项羽得知，回军广武间，把刘邦父亲置于新修高坛之上。汉王派侯公游说项羽，请求放回太公。项羽与刘邦盟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归汉，以东归楚。放回汉王父母及吕氏。

项王罢兵东归，汉王采纳张良计策，追击楚军。后又使韩信等人发兵把项羽围在垓下，于是灭掉项羽。汉王定都洛阳。后采用娄敬的计策，迁都长安。

有人报告楚王韩信谋反，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擒获韩信，废为淮阴侯。陈豨做代地的相国，与韩信王黄等人谋反，陈自立为代王。高祖亲自带兵出征。尉佗在南越称王谋反，高祖派陆贾赏赐给他印绶封为南越王，命令他向汉朝称臣，服从汉朝的约束。

高帝在位十二年驾崩，终年六十二岁。惠帝即位，吕后临朝听政。景帝时，吴、楚两地谋反，景帝派兵平定了吴、楚。景帝驾崩，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武帝）。武帝驾崩，儿子弗隆即位（是为昭帝）。昭帝驾崩，立太子奭为

帝。刘爽驾崩，立太子刘骘（是为成帝，其间发生王凤兄弟等五侯专政）。成帝驾崩，立宣帝的孙子定陶恭王的儿子刘欣为帝。刘欣驾崩，立他弟弟中山孝王刘衎为帝（是为平帝。帝年幼，为王莽毒杀。

后立宣帝玄孙刘婴为帝。后来王莽废婴自立为帝。）王莽是成帝的舅舅王曼的儿子，元帝王皇后的侄子。元帝驾崩，成帝即位，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王凤兄弟五人都封为侯爵。王曼早逝，王凤临死之前把侄子王莽托付给太后，封为新都侯。五侯争先超越侯爵礼仪，建造华美的宫室。只有王莽年幼，孤单贫弱，屈己下人，对人恭敬，做事谨小慎微。当世名士，多为莽言，上由是贤之，拜为侍中。当时，成帝废许后，立赵飞燕为后，起飞燕的妹妹为昭仪。昭仪谋害了太子，帝无后嗣，定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王莽因发现定陶侯淳于长与许贵人勾结的事，被拜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成帝死后，哀弟即位，立傅后为皇太后。王莽请求告老还乡。哀弟死后，太皇太后命王莽等主持丧事，又封他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王莽执掌大权，文武百官听命于王莽。平帝驾崩，王莽征玄帝玄孙广成侯的三岁儿子刘婴立为皇帝。于是王莽谋划篡位，像周公那样，临朝处理政务。

东都太守翟义谋反，事败身死。王莽篡位，自立为帝。王莽九年，赤眉军起义。十四年，世祖起兵，与王匡等人拥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汉军昆阳大捷之后入昆阳城。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汉高祖的九代孙。王莽末年，刘秀到新野逃避追捕，因到宛地卖谷子，宛人李通拿图讖游说世祖，世祖于是与李轶起兵宛城，哥哥刘伯升起兵舂陵，邓晨起兵新野，各路军会合共同攻打长聚。

新市王匡等人立刘圣公为天子，杀害了刘伯升，建号更始元年。更始封世祖为偏将军攻打昆阳，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带兵百万去昆阳讨伐世祖，世祖大败王莽的军队。三辅地区的豪杰诛杀王莽，带着他的脑袋到宛地去见更始帝。更始帝让世祖任大司马的职务，拿着符节北渡黄河，镇守抚慰北方州郡。王郎诈称是成帝之子子舆，自立为天子，定都邯郸，派遣使臣让各郡国投降，世祖灭掉王郎。

世祖威声日盛，更始疑虑，于是派使臣封世祖为萧王，命他罢兵，与其他立功将领返回长安，委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任上谷守，并管理北方的州郡。世祖推辞不受封号，也不听从征召回长安杀了苗曾等人，自此与更始分道扬镳。

这时，长安政治混乱，各地义军背叛更始，世祖平定了这些混乱。赤眉军进函谷关攻打更始。世祖派邓禹带兵向西，乘更始、赤眉混乱从中取事。于是诸将上尊帝号，命有司在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设立祭坛，世祖即帝位，十月摆驾东都洛阳，赤眉军投降。平定了隗嚣，消灭了公孙述，天下安定。世祖驾崩南宫，时年六十三岁。

世祖末孙灵帝重用宦官曹节等人。曹节矫制诛陈蕃，李膺，其党人皆禁锢，中平九年，黄巾贼兴起。灵帝崩，刘辩即位。董卓入朝，因废帝为弘历王，而立献帝，李傕逼帝东迁；曹操迁帝都至许昌，操死后，献帝被迫让位给曹丕。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地人。死后追封为魏武帝。灵帝在位时，曹操担任曲农的校尉。

汉末，宦官专权，何进谋诛宦官不成，遂引兵进京，恫吓太后。董卓率

军至京师，废灵帝立献帝。京师大乱。

太祖曹操逃出关，至陈留，散尽家财，召集义兵汇合己吾。太祖与将军袁术、韩馥、孔馥、刘岱、袁绍同时举兵，合兵数万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武将军。董卓听说盟军举兵，于是迁移天子定都长安，留下军队屯守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联合杀掉董卓。杨奉、韩暹护送天子返回洛阳。太祖至洛阳卫京邑，韩暹遁去。太祖以洛阳烧焚残破为由，请天子定都许都。下诏谴责袁绍依仗地广兵强结党营私，不为王事效力。袁绍进攻许都，太祖在官渡大败袁绍，袁绍吐血而死。太祖在黎阳讨伐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尚、袁熙逃往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杀了二人，奉送他们的脑袋与曹操，于是平定了黄河以北。太祖攻打刘表，正赶上刘表去世，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了太祖。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谋反，被曹操打败了。

天子策命曹操为魏王。献帝二十五年，曹操在洛阳去世。其子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位。历五帝之后，曹璜让位于司马炎，开始了晋朝的统治。

司马懿河内郡温地人氏，字仲达，姓司马。早年追随曹操，魏文帝、魏明帝时官居丞相，平孟达，灭公孙度，擒王凌。魏明帝遗诏封他为太尉，与大将军曹爽一起辅佐少主曹芳，帝诛爽。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代为相，镇东将军毋儉，扬州刺史史文钦谋反，司马师率军平息了叛乱。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代替他作了丞相，辅政为司空。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取得了魏国的政权，夺取政权后，又用羊祜，杜预的计策进攻吴国，最终灭了它。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

惠帝不聪明，贾充的女儿被立为皇后，皇后独揽大权，杀了大臣杨骏，废掉太后，又先后杀死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杀死楚王司马玮，迫害死太子司马遹，任用赵王司马伦为丞相，最终导致内乱不止，由是戎狄异心，四方阻乱，遂分为十六国。

晋惠帝在位十四年，驾崩，他的弟弟司马炽被立为皇帝，定都长安，后被刘聪杀死。晋怀帝死后，吴王司马晏的儿子司马业被立为皇帝，就是愍帝，也被刘聪杀死，此时春人乱中原，晋元迁都江左。

晋中宗元皇帝司马睿在江东兴起，他在位十六年死后太子司马昭继位。王敦威振海外，将要谋反，肃宗率兵征讨，战胜了他。肃宗在位三年，死后孝武帝司马昌明继位，他是简文帝的三子。苻坚侵入淮南，谢玄在淝水大败苻坚，苻坚返回长安，但最终因此灭亡。孝武帝在位二十一位，帝崩。自后遂干戈相继，至安帝被桓玄灭掉。宋太祖刘裕平定了桓玄的叛乱。至恭帝、禅位于刘裕。

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字德舆，彭城人氏。桓玄篡夺晋政权，宋高祖刘裕和刘毅何无忌等人暗地里图谋重建晋政权，发兵平定了桓玄的反叛，辅助天子复位，刘裕因此被委以将相的重任，被封为豫州郡公。蜀地的叛军谯纵割据称王，刘裕派手下将领讨伐并平定了叛乱。姚泓在西京长安作乱，高祖刘裕讨伐并平定了叛乱，擒获姚泓。鲜卑人慕容超盘踞青州，自称燕王。高祖讨伐他，擒获慕容超。卢循盘踞在南海郡，乘高祖北伐的机会，袭击建业。高祖返回后，打败卢循。刘毅在荆州背叛高祖刘裕。高祖派将领讨伐并杀死刘毅，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反叛，讨伐了他。晋帝加封刘裕为相国，总领百官，作扬州牧，封给十个郡的地盘，进官爵为宋公。晋安帝死后，大司马琅琊王继位，让刘裕进入朝廷辅佐他，并最终迫于无奈把帝位交给了刘裕。

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日，刘裕登基。在位三年后死去，太子刘义符继位，

后来被废掉，宜都王刘义隆被立为皇帝（是为宋文帝）。文帝被太子刘劭杀死后，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刘劭，杀死刘劭后，刘骏被拥戴为皇帝。孝武皇帝死后，湘东王刘彧被立为皇帝（是为宋明帝）。明帝死后，太子刘昱继位，刘昱被杀死后，顺帝刘准继位，刘准最后把帝位交给了齐王萧道成。宋一共经历八个帝王，共计历时六十六年。

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东海兰陵人氏，宋的辅国将军宋明帝七年，萧道成被皇帝召回京城。到京城后，被封为常侍。宋明帝临死时下遗诏让他和袁粲共同管理重要事务。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起兵反叛，萧道成讨伐平定了叛乱。被封为中领军。苍梧王怀疑并忌恨萧道成。苍梧王曾让杨玉夫观察织女星出现后报告他，这天晚上正值七夕，杨玉夫杀死苍梧王，萧道成于是迎接并立了顺帝。荆州刺史沈攸之谋反。萧道成讨伐他。顺帝封萧道成为相国，齐公，赐给九种器物。四月，宋帝把帝位交给了萧道成。甲午日正式登基，在南郊烧柴祭祀上天。礼仪完毕，坐车回到建康宫，大赦改元，四年后死去。太子萧贇继位（是为世祖武皇帝）。武帝死后，萧道成的孙子昭业被立为皇帝，萧昭业死后，其弟萧昭文做了皇帝。萧昭文被废掉后，西昌侯萧鸾被立为皇帝，萧鸾死后，太子萧宝卷继位。宝卷死后，宝融被立为皇帝，齐和帝萧宝融最终把帝位让给了梁。

梁高祖皇帝萧衍是巴陵王手下的法官，后来成为竟陵王萧子良的八个朋友之一。魏将王肃攻打司州，萧衍率兵打败了他，因功被封为建康郡男。齐明帝死后，东昏侯继位，齐明帝遗诏封萧衍为都督，雍州刺史。

萧衍长兄萧懿被害以后，萧衍起兵反叛。戊申日，萧衍从襄阳北发兵，郢鲁等城及将领都归降了萧衍，壬午，萧衍到达石头城，命令部队包围六个城门，宫中卫尉张稷杀死了东昏侯，用黄油包裹上脑袋把它送到萧衍宫中，萧衍军队打到都城后，齐和帝迫于无奈让出了帝位。萧衍继承了皇帝位。太清元年，原齐朝的司徒侯景率领十三州归顺萧衍，后来侯景反叛到京城，幽禁了萧衍，萧衍死去。侯景立梁武帝太子萧纲为皇帝，以后又杀了他。湘东王萧绎在荆州派王僧辩等人平定了侯景之乱，把侯景的头送到江陵。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做了皇帝（是为梁元帝）。魏国派万纽、于谨两员大将率兵来攻打江陵，梁王萧贇率领部队与敌人合兵，孝元帝萧绎被俘虏，魏国人杀死了萧绎。江陵被攻陷后，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商议把萧绎的儿子萧方智立为皇帝，把他从江州迎接到建业登基。太平二年，萧方智把帝位交给了陈。

陈高祖武皇帝陈霸先，是吴兴县长城人。梁武帝时为直阁将军。侯景反叛，陈霸先率兵和侯景作战，侯景战败死后，湘东王萧绎做了皇帝，让陈霸先做南徐州刺史。回去镇守京口。承圣三年，西魏军队攻陷西台，陈霸先和王僧辩立晋安王为帝。司空王僧辩又和北齐联合，迎接贞阳侯为皇帝。陈霸先以为不义，潜师袭王僧辩于石头城，打败了他。这夜勒死王僧辩，贞阳侯退位，晋安王复位。陈霸先打败了徐嗣徽所遣萧轨等四十六将以后，被封为丞相，封爵位为陈王。永定三年，梁帝禅位给陈霸先。三年后，陈霸先去世。他弟弟的儿子陈蒨被立为皇帝（是为世祖文皇帝）。陈文帝死后，太子伯宗被立为皇帝。后来陈伯宗被废掉，陈顼被立为皇帝（是为高宗宣皇帝）。陈顼死后，太子陈叔宝被立为皇帝，陈叔宝就是长城公，陈叔宝做太子的时候，喜欢学习，有文学和艺术修养。即位以后，沉湎于酒色。

隋文帝开始受北周禅让之位时，很注意与周边邻国处理好关系。陈宣帝去世，他派人去吊唁，按照两国交往的礼节，信写的很客气。然而陈后主却

很傲慢，回信的末尾写道：“如果你统治的地区能治理好，天下就太平了。”隋文帝见到回信后很不高兴。大臣贺若弼，杨素看后认为隋文帝受到了侮辱，请求讨伐陈后主。隋文帝说：“我作为天下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救受苦的百姓呢？”命令制作作战船，派晋王杨广率领八十多员大将讨伐陈后主。韩擒虎带兵冲进南掖门，陈朝文武百官纷纷逃跑，陈后主被俘虏。晋王杨广占领台城，把陈后主送往东宫，三月癸巳日这天，把陈后主和他手下的贵族，大臣们一起从建业送到长安。到了长安，隋文帝命令用原来陈国的衣服车马接陈后主和手下王公大臣。让人宣读诏书责备陈后主，陈后主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一句反驳话也说不出来。隋封他为长城公。仁寿四年，陈后主在洛阳去世。

隋高祖杨坚在周武帝初年曾经当过隋州刺史，他女儿是太子的妃子。周宣帝当上皇帝，封他为大司马。宣帝死后，靖帝即位，他被封为隋王。后来靖帝把帝位让给了他。他改年号为开皇元年。开皇九年，灭掉了陈国，把太子杨勇废为庶人，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杨坚死后，太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昏庸无道，天下盗贼蜂起。登基后第十三年巡视江都。李密在巩设立高坛自封为魏公。梁师都盘据在夏州，刘武周杀死太原留守王恭，发兵起义。窦建德自封为夏王。朱粲自封为楚王，刘元静盘据在吴都。隋炀帝听说这么多人反叛，十分害怕，让冯慈明到洛阳去招募军队。颁布诏书让唐国公李渊守卫太原。五月甲子日，李渊率部起义，遥尊杨广为“太上皇”，却拥戴代王杨侑为皇帝，效仿伊尹和霍光的做法。然后向天下发布檄文，听说这件事的人纷纷响应。

秋天七月，李渊想西进长安，在太原郊外的原野上打着白旗在军前誓师，当时甲兵三万。公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起义军队驻扎在霍邑。隋朝的武才郎将宋老生率军抵抗义师。时值秋雨连绵，军队粮食供给无保障，且讹言突厥将要袭击太原。李渊很担心，想回师太原，因听了秦王李世民的劝说才罢休。冬季十月，义师进驻长乐宫，卫文升控制着代王，坚守长安不降。十一月，起义军终于攻克长安，李渊仍让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年号为义宁。这时隋炀帝想去丹阳，而大臣和将士都是北方人，不愿去南方，都想再回北方。宇文化及看到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在江都杀了隋炀帝，隋室王侯无分老少全被杀死，宇文化及立太子杨浩为帝，自己做丞相。

五月戊子日这天，杨侑把帝位交给唐国公李渊，李渊把长安作都城。己巳时，王世充，段达等人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皇帝。六月，宇文化及从江都进军到彭城，占领黎阳，称号“许”。李密率领大军在清淇这个地方建筑堡垒。敦煌张守一听说李密拒绝并抵抗宇文化及，就劝说越王讨伐李密，越王没有听从他，而采纳了孟琮的计策，和李密联合起来。当初李密听到张守一的谋略，十分害怕。等孟琮一到，十分高兴，派记室李俭朝拜越王，越王也十分高兴，封密为太尉，魏国公。李密不再害怕王世充部队的袭击，动用全部精锐部队打败了宇文化及。此后，李密更加骄傲。越王派王世充攻打李密。李密因不采纳祖彦君的计策而被打得大败。于是向西逃往长安，投奔李渊的部队，不久因背叛李渊被杀。大唐武德二年，王世充在洛阳杀死越王杨侗，自立为帝。隋朝最终被灭亡。

干宝以为，帝王的兴衰更替，实际是天命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历代明君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是因为自身的崇高品德符合上天的要

求。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道义才光明博大。范晔以为从秦朝到隋朝考察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除了天命的因素之外，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大多数得天下的帝王都是因为得到德才兼备的人的辅助，为人民争取利益免除祸害，而那些失天下的帝王，都因为任用大量的小人管理国家，再加上自己的不注意修养品德。

天下之得失原因，众说纷纭，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几成定论。为什么呢，古往今来的贤哲都有阐述，如唐太宗的“水论”，近现代的思潮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一条是肯定的。要想使国家兴盛，社会发达，非遵循社会发展之规律不可。

